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电子版)
笈图)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②1

俄罗斯·苏联卷 (中)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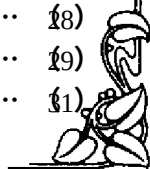
学苑音像出版社·2002 年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俄罗斯·苏联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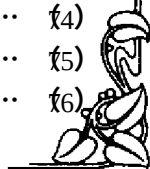
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下)

帕斯捷尔纳克	(1)
越过壁垒 (1914—1916)	(1)
彼得堡 之一)	(1)
彼得堡 之二)	(8)
彼得堡 之三)	(9)
彼得堡 之四)	(10)
流冰	(12)
春天	(13)
柳树村	(14)
雨燕	(15)
七月的雷雨	(16)
雨后	(17)
即兴	(18)
磨坊	(19)
在轮船上	(13)
马堡	(15)
生活——我的姐妹	(18)
花园泪涟涟	(18)
夏夜的星星	(19)
诗的定义	(1)



草原	§2)
闷热的夜晚	§4)
更闷热的黎明	§5)
穆奇卡普村	§6)
主题与变奏	§7)
相见	§7)
主题	§9)
快活的人	41)
春天 之一)	41)
春天 之二)	42)
谢维里亚宁	43)
春天的苹果树 (水彩画)	43)
我是作曲家	44)
序曲	45)
生活荒诞的诗	46)
诗与爱伦堡	47)
可怕.....	48)
我没撒过谎	48)
自我波罗涅兹	49)
春日	§0)
当夜晚来临	§1)
魏列米尔·赫列勃尼可夫	§1)
赤身裸体地自由走过	§2)
陵墓	§2)
给谁讲童话	§3)
我的需要很少	§4)
当马死的时候	§4)

数字	§4)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5)
你经过我身旁	§6)
献给布洛克的诗	§6)
致曼杰施塔姆	§8)
第一朵玫瑰	§9)
你走路就象我一样	§9)
谁在夜晚睡觉	§1)
莫斯科诗章	§1)
我露出血脉	§2)
第四年	§3)
昨天还看着我的眼睛	§4)
宽恕我吧	§6)
安娜·阿赫玛托娃	§7)
戴着黑面纱我紧握双手	§7)
在这里我们都是废品	§8)
高高的晴空云朵渐暗	§9)
我无所事事	§9)
我已学会简单而明智地生活	§10)
让喉咙重新发出声响	§1)
被爱的女人总有那么多请求	§2)
一个记忆	§3)
我们这种神圣的职业	§3)
我不再微笑	§4)
为什么你一会儿变成风	§4)
我来到诗人家做客	§5)
我们既不在一个杯里喝水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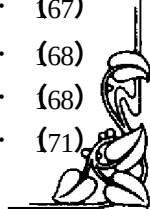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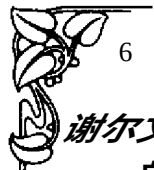
傍晚	17
致缪斯	17
门半开着	19
春天来临前	19
祈祷文	80
对太阳的记忆在心中衰弱	80
每天都有新的不安	81

苏联时期诗歌的发展与成就 (上)

第一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85
勃留索夫诗	85
第三个秋天	85
在春天	88
“当你站立在星光之下……”	89
莫斯科的命运女神	90
人的赞歌	91
勃洛克	94
西徐亚人	94
马雅可夫斯基	99
列宁	100
好！	132
叶赛宁	137
“碧绿碧绿的头发”	137
“我不惋惜，不呼唤，也不哭泣”	138
“一切生物特有的樗”	140

“发光吧,星星,不要坠落”	(41)
“窗上月色娟娟”	(42)
“手风琴啊,响亮地歌唱吧”	(43)
“一片雪白的原野”	(44)
帕斯捷尔纳克	(44)
“醉心扬名为人唾弃”	(44)
“暮色纤细赛过发丝”	(46)
独特的日子	(47)
“爱恋他人——痛苦难捱”	(48)
“我对任何事情……”	(48)
阿谢耶夫	(49)
“不是因为……”	(50)
海滨	(51)
房	(52)
致友人	(53)
罗密欧与朱丽叶	(56)
“人们还是抓住钱不放”	(57)
肖像	(58)
朴素的诗行	(59)
英贝尔	(61)
唱给尚未出生的儿子	(62)
操劳的女人的手	(65)
巴阳琴	(67)
巴格里茨基	(68)
捕鸟人	(68)
普希金	(71)





谢尔文斯基	(73)
白狐	(73)
祖国	(74)
诗歌	(76)
“我在病态的欢悦中游荡”	(78)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	(79)
吉洪诺夫	(80)
齐南达利	(80)
“我爱那个……”	(82)
1919—1941	(84)
采茶姑娘的手	(86)
克里姆林宫	(87)
乌沙科夫	(88)
幸福	(88)
人不能不腾飞	(89)
四轮马车	(91)
诗歌	(93)
无题	(93)
苏尔科夫	(95)
“小火炉里的火苗闪动”	(95)
在田埂上	(96)
同志	(97)
“没有红烛,没有花冠,没有头纱”	(98)
“我们曾有过另一种青春”	(99)
伊萨科夫斯基	(101)
送别	(101)

卡秋莎	103)
“黎明前又是万籁俱寂”	104)
致俄罗斯妇女	105)
候鸟飞去了	107)
斯韦特洛夫	109)
格列纳达	109)
祝辞	113)
自白	115)
普罗科菲耶夫	116)
“河畔密林”	116)
“那明朗而又忧伤的俄罗斯白桦”	117)
爱之歌	118)



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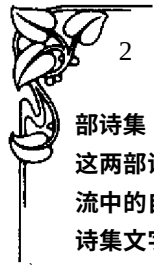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苏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对我国读者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由于“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之后，他却受到了开除苏联作协会籍的打击，经历了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现在，这位多次遭受严厉批判的俄罗斯作家，终于在俄罗斯大地恢复了名誉。他的著名小说《日瓦戈医生》今年将在苏联出版，他的诗的生命复活了，他的名字列入了最优秀的俄罗斯抒情诗人的行列。他终于以自己的创作完成了一支人生的“圆舞曲”，尽管其中浸满了泪水。

鲍利斯·列昂尼托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2月10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艺术气氛很浓的家庭里。父亲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是著名的画家，母亲罗莎·考夫曼是杰出的音乐家。他真可谓艺术与音乐的复合体。他自幼受到艺术的熏陶，从小醉心绘画，从十三岁起开始接受了六年系统的音乐教育。然而，这位艺术与音乐的复合体却于1909年进了莫斯科大学的历史哲学系，并在1912年到德国马堡大学专攻哲学；后来又献身于文学创作，把艺术与音乐方面的禀赋以及哲理性的思辨都成功地移植到诗的创作上，他在诗的领域表现出独具的描绘景色的才能，在逼真细致的风景抒情诗中注入音乐的成分，而且从哲学的意义上以这种外部世界的描绘来揭示人类灵魂的深沉复杂的内部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于1908—1909年就激发了对现代诗的强烈兴趣，并开始与现代派诗人密切接触，但直到1913年才发表诗作，同年加入H·阿谢耶夫、C·勃布洛夫等领导的处于象征派和未来派之间的“离心机”小组。他的第一





部诗集《云中的双星座》于1914年出版,1917年又出版了诗集《越过壁垒》。这两部诗集表现了诗人对自我的声音、生活的观点以及在五色缤纷的文学潮流中的自我位置的探讨,抒发对生与死、爱与恨以及大自然的感受。这两部诗集文字晦涩难懂,联想古怪奇特,但遣词审慎,格律严谨,比喻新鲜,思想深沉,所以他被马雅可夫斯基称为“诗人的诗人”。

1922年《生活——我的姐妹》和1923年《主题与变奏》的出版,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他进入了俄罗斯最杰出的诗坛巨匠的行列。《生活——我的姐妹》在对大自然和宁静生活的描绘方面,具有独到的创新之处,表现了人生与大自然的一体性。爱情的主题形成了大自然的配合旋律。他通过描绘风雪霜雨等自然现象来间接地表达情感和心境。《主题与变奏》更趋成熟,但情绪较为阴郁。爱情的主题更加戏剧性地呈现出来。在这部诗集中,作者采用类似变奏曲的技巧,强调了情侣的冲突与分离的母题。

20年代后期,帕斯捷尔纳克被历史主题的普遍倾向所吸引,转向重大的社会主题和史诗体裁的创作。写下了著名的长诗《一九〇五年》和《鲍密特中尉》。长诗《一九〇五年》将青年时代的回忆与激动人心的革命战斗场景以及大段大段的抒情插笔交织在一起,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一九〇五年》问世后不久,曾经认为他的诗里“感受与诗歌形象之间的联系太隐晦”的高尔基便致信帕斯捷尔纳克,表达了那时读者的共同看法:“……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它的价值是一时难以估定的,但必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一九〇五年》中,您显得矜持而朴实的,您在这本书中变得更趋古典化了,充满激情,这种激情迅速地、轻易地、有力地感染了我这个读者。是的,这显然是一部佳作,这是真正诗人的声音,而且是一位有社会意义的诗人的声音,这里的社会意义是取其最好、最深的含义而言的。”^①著名文艺评论家楚柯夫斯基也认为这部作品“找到了令人陶醉的、无可辩驳的诗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其内容是水乳交融的。”^②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长诗的晦涩程度虽然有所减弱,可

① 《文学遗产》,第70卷,莫斯科1963年版,第300页。

② 楚柯夫斯基:《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引自《外国文艺》,1985年第6期,第104页。

仍有一些至今啃不动的‘硬胡桃’^①。

30年代初,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诗集《第二次诞生》。诗集中有对自然景色的细致入微的描绘,也有对爱情的真挚细腻的赞颂,尽管仍不时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忧郁和哀怨,但总的来说,这部诗集中洋溢着一种新的情调。爱情诗占有相当多的篇幅,诗中吟咏的对象主要是两个女性:一位是他的妻子叶甫盖妮娅,另一位是后来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齐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涅伊哈乌斯。30年代初,他与齐娜伊达共赴格鲁吉亚。高加索的瑰丽风光,齐娜伊达的爱情,都化为特别的诗的火焰燃烧着他的心灵。他后来说,格鲁吉亚如同大革命,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打开了他的新的个人世界,成了他的新的生命的开端。^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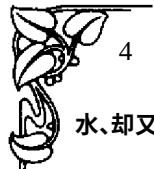
30年代和40年代,他的诗歌几次受到责难与批判,他因诗歌被谴责为‘无思想性、非政治化和缺乏人民性’,而几次放弃诗歌创作,利用自己的外语知识,埋头翻译外国名诗和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多部剧本,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席勒、魏尔伦的作品。

他在创作后期,由于经过长期的探索,文字趋于简朴清新,不再沉溺于渺茫的描绘,克服了早期诗中的晦涩。他自己后来也曾说道:“我不喜欢自己1940年以前的风格……”^③ 诗集《在早班车上》和《雨霁》以及小说中的诗都表现了他诗歌风格上的新特点。在许多诗中,他以纯朴而富有诗歌激情的语言,描绘大自然的景色和自然界的现象,并把对大自然的描绘与普通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表现人们对色调柔和的大自然和周围人们日常关系中成千个瞬间和细节的细致感受,把风景抒情诗变为揭示人类灵魂的工具。他晚期的诗集同样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他最后的诗集《雨霁》被人们认为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

除了诗作之外,他在晚年还完成了长篇巨著《白瓦戈医生》,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却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打击。一年多以后,即1960年5月30日,这位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终于因病默默地躺进了倾注着他的泪

① 柯瓦辽夫:《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特色》,引自《国际诗坛》第1辑,第24页。
② 见《文学格鲁吉亚》,1968年第9期。
③ 《帕斯捷尔纳克选集》第二卷,莫斯科1985年出版,第256页。





水、却又被他深深热爱的俄罗斯大地。

纵观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道路,尽管从语言风格上看,他经历了一条由晦涩朦胧到质朴明朗的道路,但从总体上来说,他在创作的早期,就确定了自己独到的创作特点与抒情手段。这一特点首先表现在他作为‘美术’与‘音乐’的复合体,而在诗中体现的‘画面感’和‘音乐性’。这一画面感尤其表现在描绘大自然的诗作之中。这些诗描绘得具体、准确、逼真。一首诗就如同一幅画、维妙维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时曾经说过:“有一些画家,他们赖以著名的是工于描绘反映在怒波上的闪烁的光芒,簌簌摇动的树叶上的明灭的光彩,变幻不定的浮云上闪耀的阳光……”^①帕斯捷尔纳克便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他注意捕捉景色的每一个细部,以最大真实再现他的‘此时此地’的某一瞬间。当然,这种对细部的真实的描写,并非目的本身,而是通过它来凝结内心世界情感生活的全部浓淡色调,和丰富的、飘忽的、复杂的、多变的感受。所以,这些画面中渗透了哲学的思考。如在《鬻霖》中,他描绘了雨过天晴、“太阳把光彩朝大地抛洒/绿色的叶儿晶莹滴翠”的画面,接着又透过这一画面联想起教堂内景中的对永恒的向往。再如,在一首题为《耕作》的诗中,他写道:

新生的槭树一尘不染,
白桦穿着淡绿的旗袍,
耕地披上浅灰的衣服,
世界上哪有更为纯净的色调!



他以被耕土地的意象,表现‘天地之间的界线已被抹除’,表现超越时空的思想,仿佛要以这片耕地来衔接物质与愿望相抵触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熟悉大自然中的声响,对树枝的摇曳,叶儿的颤动,雨丝的飘拂,雪花的飞舞,鸟雀的鸣啭,雷电的轰响都异常敏感,并善于捕捉大自然的这些声响,来塑造富于音乐感的诗的形象。如在《已是春光明媚》中,他通

^① 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过拟声、重复等语言手段以及元音相谐等修辞方法描绘了复苏的、充满活力的、‘钻出了林地’的一条小溪,使得这首诗本身就像春天的溪水一般发出了冬的颤音。他善于通过节奏和音韵,特别是使用多重头韵和各种对比的内韵的巧妙结合,来增强诗的音乐性,打动读者的心灵。

贯穿于帕斯捷尔纳克整个诗歌创作中的另一明显特点,就是诗的形象性和形象的流动性。如上所述,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中,风景抒情诗占有显著的位置,这些风景抒情诗多半洋溢着清新迷人的气韵。他诗中的一草一石,一花一木,一朵云彩,一条小溪,都是富有生命的形象逼真的实体,都是代表生活而言的。他诗中的自然界的意象常常不是描绘的客体,而是行为的主体,事件的主角和动力。他自己很少以自己的身份叙述自己,而是企图把‘自我’隐藏起来。读他的诗时,常会使人产生一种假象,仿佛诗人是不存在的,而是由自然以自己的名义在倾吐情愫或表达思想。有时,风景与诗人——观赏者之间甚至调换角色,如《春寒》便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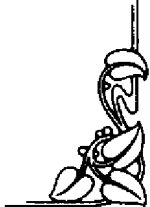
寒冷的早晨,太阳披着薄纱,
像竖在烟雾中的一根火柱。
我好似印在蹙脚的照片上,
也像太阳一样模模糊糊。

太阳闪现在池塘的草地,
暂且还没有走出阴霾,
树木在那遥远的岸边
隐约可见我幽暗的身态。



这样,诗中的形象就变活了,不再是抽象的、静止的,而是具体的、流动的。我们不妨以他笔下的一颗水珠,来对形象的流动性‘窥其一斑’:

雷雨吓呆了的水珠儿
在花朵儿上滚来滚去,
摇晃着芳香的花枝儿
在黑暗中吮吸甜汁儿。



在花朵上滚来滚去，
滚到两片萼儿里
水珠儿变成一粒玛瑙，
挂在花萼上闪烁、嬉戏。



贯穿于他诗歌创作中的再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诗学观点中的两种矛盾倾向的冲撞与和谐。‘他的诗歌常常在两个层次上展开，同时具有两个母题、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以及一个意象的两个缩影。’^① 他诗中的冲撞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冲撞，他并没有像某些现代派诗人那样，要把普希金‘从现代轮船上抛下去’，而是继承了普希金、莱蒙托夫、丘切特夫等 19 世纪俄罗斯诗人的优秀传统，又从 20 世纪俄罗斯现代派诗人中汲取了‘现代意识’。他吸收了俄国象征派的精巧的用词魔法；他发展了阿克梅派诗人对周围世界细部的敏锐观察；他学会了未来派的口语体用词风格和音调以及超现实主义意象……无怪乎《20 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称他是‘唯一的一位以独特的方式把现代俄罗斯诗歌的三大流派的精华融合起来的俄罗斯诗人。’^② 其次，是他诗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虽说他攻读了多年的哲学，诗歌富有哲理，但非理性却又是他诗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则，就是他诗歌风格上的晦涩与鲜明的斗争，他经常产生摆脱晦涩风格羁绊的愿望，但明朗与朦胧的冲突却始终在他诗中延续。最后，还有情感上的幸福与忧伤的交融，他的诗既是含泪的，又是欢快的圆舞曲，虽说时常流露出凄凉孤独的情调，但给人总的印象是深沉的郁悒而不是悲观失望。所有这些相反因素的冲撞，造成张力，反而使他的诗更具灵性，更具魅力。

弗·马尔科夫曾经说道：在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前的几十年中，‘许多评论家认为他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把他排在艾略特、里尔克、瓦雷克、洛尔加、叶芝等欧洲现代诗人的前面。他对苏联吉洪诺夫、曼杰利施坦、沃兹涅先斯基、茨维塔耶娃……等现当代诗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在西方，人

① 《20 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三卷，纽约，第 45 页。

② 《20 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三卷，纽约，第 45 页。

们把他和曼杰利施坦、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列为 20 世纪俄罗斯诗坛四大巨匠。随着苏联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平反,他的声誉愈来愈高,他的作品愈来愈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越过壁垒

○彼得堡 之一

河岸与街道的轰隆声，
像接连不停地将子弹上膛，
或者打赌射击蜡烛，
彼得大帝装的弹颗颗发响。

啊，伟大的彼得！当长满绿苔的海湾
涌上他的眼帘，使他流出泪水时，
他那铁的面颊就好像
蒙上了一张抽搐的网！

当他登上帝国宝座之后，
他沉思苦想，跑遍南北，
波罗的海的波涛涌上他的咽喉，
就像一团团痛苦的泪水。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抒发灵感。
管什么泥淖、草滩、大海、陆地，
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梦，
要马上把梦变为现实。





公务压身,阴云也压心。
皇上的怒气,就像那
一百盒制图仪的硬鬃。
扎地那风雨鼓起的征帆。

在门外,涅瓦河上,无数失眠之夜,
伴随着岗哨,伴随着侍从,
伴随着日夜不停的喧腾:
有刀斧,有刨子,还有火炮声。

都知道他不接受朝拜。
不分老爷、奴仆,也不分老头、老奶奶,
因为在皇上的画框上,
暂时还是丛林和绿苔。

○彼得堡 之二

波涛翻腾。如林的踏板。
雾绰绰的浮标之上是阴沉的天。
天空将细细汽笛放出的蒸气
和捣碎的石墨不停地搅拌。

阴霾日子将一只只快船丢失。
渔网就像克纳斯特烟草一样带劲儿。
阴雨天弥漫着焦油气息,
一条条舢板散发着黄瓜味儿。

一跃跃白帆从三月的云中飞下，
飞向泥泞中，像一团团潮湿的棉花，
渐渐在黑色的车辙里腐烂，
在波罗的海溶渣的沟里溶化。

云遮雾障。森船噼啪直响。
码头不停地拍打冰凉的手掌。
马匹当当地敲击过石子路面，
便悄没声地走上潮湿的沙滩。

○彼得堡 之三)

海上的风
从铜骑士手上
继承了
骑士的绘画笔。

沟渠水在上涨，
涅瓦河水更足。
他用北方的石笔
描绘一条条通路。

诸位且试试看，
在这荒漠的地带
骑上马实地跑一跑，



还要跨越重重障碍。

四周围的人都看到：
鄂霍塔河上，纳尔瓦河那边，
一缕缕的灰雾，
就像被指甲抓乱。

彼得朝他们挥舞帽子。
暴风雪呼啦啦响，
那声音像军旗一样，
又凄厉，又悲壮。

同胞们，这是谁，
是谁把一片片的楼房
撒在风口里
和暴风雪较量？

他按照画出的地图，
按照纸上的图样，
抛出一座城市，
矗立在三月的北方。

○彼得堡 之四)

缕缕黑云像竖起的乱发，
矗立在雾蒙蒙、白茫茫的涅瓦河上。
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怎样，

这座城市是你的构想。

一条条街道像他的思绪，
沿着诏书的黑河朝港湾驰去。
是的，他不爱看荒凉的墓地，
更不喜欢白色的尸衣。

木桩挡不住洪水的波涛。
他的话说做到做到。
本来这是随意说梦话，
转眼间变成现实的语言。

1917年(1929年改定)

* * *

商店在化雪的日子里
散发着暖烘烘的棉花气息。
冬日的便道两边
明晃晃的冰块在不停地断裂。

冰块先是噼啪作响，
然后瑟瑟打战。
化出的水像发黑的指甲，
躲在夹缝里小声诉怨。

树上不停地滴着铜钱，
旧书店老板为了躲避，
顺着檐下走，
身子紧紧贴着窗户。





靴底的网状纹，
橡胶公司的标记，
贴在一片片雪上，
或者沉入雨水里。

可是阴晴变化本是常事。
上午是暖洋洋的天气，
下午就阴云四起，
报来极地的信息。

天空希望在大雪之前，
让寒冷封住大街，
让狂风先行开路，
叫招牌、门环知道厉害。

1915 年 (1928 年改定)

○流冰

春日大地尚未睡醒，
还不敢梦想葱茏的绿意。
大地刚刚从雪中探出头来，
在河岸上露出黑色的春泥。

晚霞像壁虱，贴在海湾里，
暮霭死死地咬住泥沼地。
辽阔而寒冷的北方啊，

你有多么贪婪，多么情急！

太阳没给北方带来暖气，
北方拖着太阳在苔地上走。
将太阳摔在冰上，把太阳撕碎，
就像撕碎红红的鲑鱼肉。

滴水滴到中午时候，
等到寒冷把大地锁住之后，
便响起流冰的咔嚓声，
冰块开始了激烈的搏斗。

不见人影。便闻呼啸声、
沉闷的丁当声、刀剑碰击声，
还有互相撞击的大冰块
发出的咬牙切齿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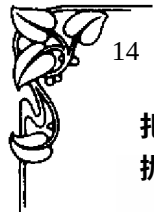
1916年(1945改定)

○春天

春天！不必上城外去，
不必上河边去看冰窟窿。
城里到处是冰块，
像一只只海鸥在游动。

大地啊，大地开始闹腾，
淹了水的一条条大街





把各种各样的垃圾、秽物
抛入一个个桥洞。

城郊的电车和花园，
不顾流水的寒冷，
像一根根火柴漂浮着，
欲渡河却找不到浅滩。

望着旋转的水和冰，
望着海燕溅起的泡沫，
不觉头晕目眩。但四周围
已经是处处欢歌。

有人出城去钓鱼，
他们的日子毋须多虑。
城里还到处有犯罪，
还有下等人流的眼泪。

1917年(1957年改定)

○柳树村

小小丛林把盾形头饰
从阵阵大雨中拉到额头上。
头上罩着黑云，
枝丛中闪着串串珍珠。

一棵棵饶舌的小树

枕着毛茸茸的枕头
闪烁着缤纷的色彩，
好像扯断的花边儿。

蓝水晶的玉坠，
紫翡翠的耳环，
因为无法脱离土地，
不能送出去展览。

为了使青山着迷，
使悬崖幽谷留恋，
才从乌拉尔的云雾中掏出来，
把它们摆在眼前。

雨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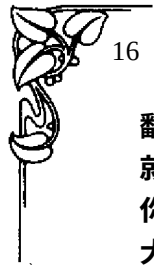
傍晚时候的雨燕
无法压制内心的欢畅。
欢畅冲出发音洪亮的胸腔，
在空中到处回荡。

雨燕在天空纵情翱翔，
那千回百转的歌声任意飞扬。
啊，雨燕哪，多么得意，
你们瞧，连大地都要逃避！

1917 年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翻腾的云雾扩散开去，
就像锅里翻滚着一股白泉，
你们瞧，从峡谷到天边，
大地已找不到安歇的地盘。

1917 年

○七月的雷雨

猛烈打击要来的时候，
往往紧紧跟随在甜蜜之后，
这时候又轻松、又安逸，
正欲痛饮欢乐的美酒。

时间一动不动，
是不是因为时间已定，
因为我的胆汁没有外溢，
我的肝还在原地？

远处半边天在雷雨的军营中
原地踏步的时候，
椴树叶子是粘到了上颚，
还是烂掉了舌头？

听得见雷雨的操练声，
那声音又低，又远，又重。
一团团阴云聚在一起，
拥拥挤挤在排列阵式。



黑云的阵式异常分明。
篱笆贪婪地望着云层，
沉醉地等待着。沉醉的还有
大车、木桶和干草桶。

它们好比沉醉的戏迷，
忘记吐口水，忘记嗑瓜子，
它们全被天空征服，
天空仿佛喷吐着青春气息。

* * *

大雷雨来了！大雷雨来了！
轰隆轰隆，横冲直撞，
披着黑暗，闪着银光，
闯进大门，闯进院子，闯进走廊。

顺着阶梯，跑上台阶。
一级，一级，一级……把面罩撕开！
揭去假面具的大雷雨，
露出狰狞的真面目。

雨 后

窗外的落叶密密层层，
凝望着劳累不堪的天空。

1917 年



一切都无声无息。和先前大不相同！
这会儿全都变了样，变得温和平静。

先前一切都慌张忙乱，
闯进栅栏去抖搂美丽的树，
受难的树木刚出暴雨，又遇冰雹，
团团落叶在院子里飞舞旋转。

这会儿密密的草木丛分外青翠。
因为杨树的血管断裂，
杨树散发出苏打的气味，
园子里的空气仿佛变成了汽水。

阳台玻璃上一道道流水，
就像出浴女子背上和腿上的汗珠儿。
草莓闪闪有光，像冻住了尖儿，
一颗颗冰雹像盐粒儿撒了一地。

阳光从蜘蛛网上溜下，
藏到荨麻丛中，不过，不会久停，
等到阳光的炭火燃烧起来，
就会在树丛中画出彩虹。

1915年（1928年改定）

○即 兴

我得心应手地喂着一群琴键鸟，

听着翅膀拍打声,听着鸣叫。
我伸出两手,踮着脚站起,
挽起衣袖,让黑夜舔我的长臂。

夜幕沉沉。池塘。波浪。
我爱你们这些刚强的鸟,
看样子,那响亮而结实的黑喙,
宁可啄死别的鸟,也不肯死掉。

波浪。池塘。夜幕沉沉。
漆黑的夜色正浓。
波浪纵情拍打着船底,
鸟儿在肘下厮打,嬉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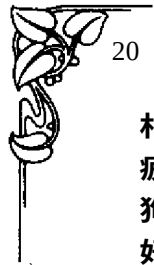
黑夜在池塘的喉咙里打扑腾。
看样子,小鸟还没有吃饱,
母鸟宁可舍命拼搏,
也不能让美妙的华彩经过句死掉。

1915年(1928年改定)

磨坊

村子里轮子到处响。
麦穗儿唰唰流淌。
远处,叫哑了的狗在号哭,
那是在另一片土地上。





村庄披上银色的衣裳，
疲惫的茅舍泛着白光，
狗叫声声如打更，
好像带链的毛槌在敲打月亮。



老牛在沉睡，樱桃树姦着眼睛，
低处的池塘似醒未醒，
一棵棵挺直的玉米秆儿，
把穗儿搂在自己的怀里。

穗儿沉甸甸，庄稼压弯了腰，
在万头攒动的庄稼之上，
是像碉堡一样的风车骨架，
高高竖立着，不停地唠叨。

好哭的哈尔科夫县，
那白柳，那篱笆，那星星，
都像慵懒的美人鱼的长发，
宛如瓦灰色的蜡烛在轻轻晃动。

* * *

像嘴巴在低语，像手在编织，
像叹息一样深沉，像手已经无力，
谁又能知道，谁又能说一说，
过去这儿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明月做忏悔的时候，
连风磨也寂然无声，

这时候谁敢不昏睡，
谁有胆量微微动一动？

风分给了风磨，就像光分给了星星。
风在空中消散，没有新的风来。
不过风车还在空中活着，
就像船无泥土也能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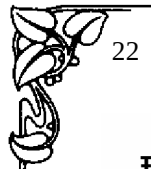
这草原的帆踩着高跷飞翔，
弯着长臂，张着翅膀。
就像一件件肥大的衣裳，
晾在弯弯的木架上。

当母鸡与刨屑乱飞的时候，
如扁担的炊烟，如柱的灰尘，
滴水像铜板落入铜杯，
幽静的夜悄悄走近。

风暴撕扯着旱金莲的花瓣，
把裤筒吹得像气球一般，
风暴跑来，看到被大雪照花了眼的天际，
像白杨树一样，把眼睛眯起。

这时风磨的影子渐渐醒来，
风磨的思想像磨盘一样旋转。
风磨的思想像圣贤一样博大，
但有志不能酬，也像圣贤。





现在它们想起一生的辛劳。
草原的一切心思和语言，
炎夏结下的累累果实，
纷纷涌进它们的磨盘。

火车头看到风磨，
马上赶来凑热闹，
用蒸汽拍打得夜幕呼哧呼哧响，
从炉膛里往黑暗中抛掷着内脏。

就在一旁，在磨坊下面，
在细磨精筛的吱嘎声中，
黄鼠在灰土和烂泥里，
挖掘它们那长长的穴洞。

风磨疲倦地转动着转轴，
转动着倒霉的齿轮，
辗磨着空中落下的团团白粉，
辗磨着时光、心和命运。

风磨辗磨着忍气吞声的太空，
转着眼珠，给云彩撒上白粉，
也许，世上没有哪一片土地，
能容得下它们那无止境的心思。

不过，它们对辛苦并不抱怨，

一道道过去隐隐闪现、
今后越来越亮的无名火光
为它们装满温暖,就像装满粮仓。

1915 年(1928 年改定)

○在轮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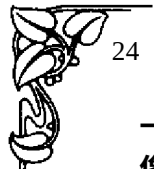
料峭的晨寒。冻住了牙齿。
瑟瑟的树叶像梦中絮语。
比公鸡羽毛还蓝的晨曦,
在卡马河那边缓缓升起。

厨舱里丁当响着杯盘,
仆役数着提盒,打着呵欠。
萤火虫在河上纷纷飞舞,
有如晶莹的星光万点。

萤火虫结成光闪闪的银线,
从滨河街道上搭拉下来。
三点敲过。仆役用餐巾
加紧擦抹铜器上的油斑。

古老而神秘的卡马河,
像一枝夜晚的芦苇,
靠粼粼的波光引路,
乘微风奔向彼尔姆。





一颗星星跟在船后，
像一盏灯在水上漂游，
卡马河水像巨大的灯座，
星星差点儿就要在水中沉没。

轮船上散发着饭菜香气，
还有一阵阵白漆气味。
淡淡的夜色在河上飘动，
悄悄倾听河上的动静。



手握酒杯，眯缝着眼，
听着一句又一句醉言，
但是一阵阵胡言乱语，
却引不起你的兴趣。

和旅伴谈谈如梦的往事，
一同沉浸在昔日的波浪里，
为的是在往日的波浪里沉没，
就像最后一点水滴。

料峭的晨寒。冻住了牙齿。
瑟瑟的树叶像梦中絮语。
比公鸡羽毛还蓝的晨曦，
在卡马河那边缓缓升起。

早晨像一片血海，
像火油烧向漫开的朝霞，

渐渐把厨舱里的灯盏
和城市里的灯火淹灭。

1917 年

○马堡^①

我全身战栗。我燃烧起来，又戛然熄灭。
我发抖。我刚刚求过婚，——
可是晚了，我胆怯，即刻遭到拒绝。
她的泪水令人惋惜！我真比圣徒更蠢。

我走到广场。我可以被人认为
是第二次诞生。每一件小事
都活着，对我不屑一顾，
在告辞的意义上站起身子。

石板晒得发烫，大街前额黧黑，
铺路的圆石皱眉凝望天空，
风就像船夫，在椴树林中滑过。
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相同。
但是，无论如何，我回避了
它们的目光。我没发现它们的欢迎。
对于财富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即刻逃走，免得痛哭失声。

① 马堡是德国的一个大学城，1912 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在此攻读哲学，并曾向伊·维索茨卡娅表白爱情。



天生的本能,阿谀奉承的老头
令我生厌。他擦肩而过,暗自思忖:
“多么幼稚的恋爱。可惜,
对他们必须特别地留神。”

“迈步前进,再来一次,”——本能强调说,
并像一名年长的经院哲学家,英明地
领我穿过难以通行的处女林,
里面满是晒热的树木、丁香和情欲。

“先学走,后学跑。”——本能说道,
新升的太阳高悬在天顶,
看怎样教地球上的土著人
在新的行星上^① 重新学会步行。

这一切使有些人眼花缭乱。使其他人
沉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雏鸡在天竺牡丹丛中啄食,
蟋蟀、蜻蜓滴答作响,像钟表一般。

瓦在漂浮。正午目不转睛,
盯着房顶。而在马堡,
有人默默准备去降临节集市,
有人边做弓弩,边吹口哨。

① 原文中的行星一词,还有‘命运、遭遇’之意。

沙子吞噬云朵,渐渐变黄。
雷雨的前奏玩耍着灌木的眉毛。
天空烧结成块,
在一片止血的山金车上降落^①。

那一天,有如对待莎士比亚的剧本,
我恰似一名乡下的悲剧演员,
把你从头到尾背得烂熟,
随身带着进城,闲逛并且排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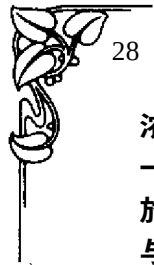
当我跪倒在你的脚前,搂住
这片雾,这块冰,这个表层
你多么美丽!——这股热旋风……
你说些什么?回心转意吧!拒绝了。没有缘分。

这儿住过马丁·路德。那里住过格林兄弟。
长有利爪的屋顶。树木。墓志铭。
一切都记忆犹新,并且向往着他们。
一切都活着。这一切又是多么相同。

不,明天我不去那里,拒绝——
比抛弃更坦率。一切都很明朗。我们两不欠。
火车站的拥挤与我们无关。
我前程何在,古老的石板地面?

① 山金车是一种植物,有止血功能。





浓雾把行李袋铺放在各处，
一个月亮在两个窗口镶嵌。
旅客的郁悒在书中滑动，
与书一起趟在长沙发上。

我到底害怕什么？须知我对失眠症
了解得像语法一样透熟。我与它结下联盟。
我为何害怕普通思想的出现，
犹如担忧梦游病患者的来临？

在月光皎洁的拼花地板上，
夜晚与我同坐，下着象棋，
窗户敞开，金合欢芳香沁人，
角落里，如同证人，坐着头发斑白的情欲。

杨树——是王。我与失眠症下棋。
夜莺——是王后。我向着夜莺。
夜晚获胜，棋子纷纷闪开，
我当面认出白色的凌晨。

1916年（1928年改定）

生活——我的姐妹

○花园泪涟涟



可怕呀！它一面流泪一面听：
是它独自一个

在窗户上揉树枝儿，
还是有谁旁观？

不过，这到处有鼻孔的大地
却被积水压得不能喘气。
可以听见 远处，如在八月间，
半夜首先降临在田野里。

无声无息。无人窥视。
它喜欢这样的空寂，
就依旧干自己的事。
从屋顶滚下，再穿过水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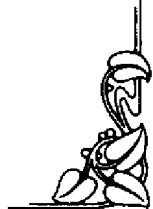
我凑近些，仔细听一听，
是否仍然无人旁观，
万一我放声哭起来，
是否会有谁听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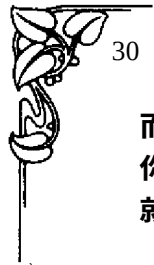
依然静悄悄。树叶动也不动。
没有亮光，没有动静，
只有大口喝水声与咻咻声，
夹杂着叹息声与流泪声。

○夏夜的星星

讲的是可怕的事情，

1922 年





而且有名又有姓。
你言我语,进进出出,
就像在戏院里。

我听着种种声音,
然而最好听的是寂静。
蝙蝠在夜空中盘旋,
也有点使人心烦。

村庄在七月的夜晚
披一头淡黄色头发。
天空有种种理由
进行千万种变化。

星星洋溢着喜气,
闪烁着点点亮光,
各占各的位置,
各守各的方向。

微风轻轻吹拂,
为满足衣襟、鞋子、
头发和嘴的要求,
要把玫瑰花轻轻吹起。

气状的橙黄色星星,
将留给它们的污迹,
将它们得到的一切,



纷纷撒向砂砾。

1922 年

○诗的定义

这是充满力量的尖利的哨声，
这是相互挤撞的冰块咯吱，
这是让树叶结满冰霜的夜晚，
这是两只夜莺决斗的声息。

这是已经干缩的甜豌豆，
这是豆荚中的宇宙的泪水^①，
这是费加罗^② 从乐谱架和横笛
向着畦田纷纷倾泻。

在海滨浴场的深深的底部，
夜晚迫切寻求一切东西，
并用颤拌、潮湿的手掌，
把星星送到养鱼池里。
闷热——比水中的木板还要平坦。
苍穹轰然倒塌，如同赤杨。
这些星星应该哈哈大笑，
反正宇宙——是个偏僻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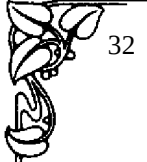
1919 年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① 诗人后来（1956年）解释说：“豆荚中的宇宙的泪水”所指的是星辰的形象，它们仿佛挂在绽开的豌豆类的内壁上。

② 费加罗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角。





草原

到静寂的草原上去！
无边无际的草原像大海。
蚂蚁沙沙爬，茅草在叹息，
蚊子哼哼唧唧地哭泣。

草垛和白云排成长串，
像山连着山，渐去渐远。
草原无语，草原打湿，
走在上面又滑又软。

雾气像大海，环绕着我们，
在挂袜子的荆棘中缓缓行进，
草原很像海滨，
走在上面又滑又软。

那雾中是不是我家的草垛？
我走近一看：一点不错！
我走到我家草垛跟前，
四面是雾，是茫茫草原。

银河朝刻赤方向延伸，
像大路，牲口趟得到处是灰尘。
过了那片茅舍，就会大吃一惊：
四面望也望不到边。

雾气催人睡，茅草像蜜。
银河将茅草撒得到处都是。
雾气会消散，夜幕会落下，
把草垛和草原罩得严严实实。



阴沉的午夜站在道路旁，
将无数星星撒在大路上，
如果不践踏众多的星辰，
就不可能穿过大路，跨越板墙。

曾几何时，星星垂得那样低，
半夜泡在荒草丛里，
像打湿的轻纱，紧紧贴在一起，
又急切，又害怕，等待结局。

让草原评论，让黑夜裁决：
当初蚂蚁沙沙响，蚊子哼哼哭，
刺草挂在袜子上，
那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时候结束？

草原哪，让什么都别发声息！
草原好像要背弃人世。
寰宇把草原抱住，草原像降落伞，
草原又像竖立起来的梦幻。

1922年（1956年改定）



○闷热的夜晚

黑云压顶，落起稀疏的雨点，
可是青草连腰也不弯一弯，
只有灰尘吞吸着大大的雨滴，
化成一粒粒铁的药丸。

村庄不想用药丸治病，
高高的罌粟花孤孤零零，
黑麦热得发烧，
上天烧得说起胡话。

孤孤单单、彻夜不眠、
响遍原野、带泪的呻吟声
想要逃跑，想要躲避，
狂风却藏起来等待时机。

紧跟着逃跑的是斜斜的雨滴。
打湿的树枝和有气无力的风
还在篱笆旁边议论。
说的是我！我不禁一愣。

我觉得这花园可怕，
花园只顾一个劲儿地说，
我在街上听树丛和百叶窗说话。
所以还没有发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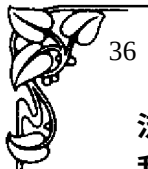
万一发现了,我会无处躲藏,
它们会没完没了地说短道长。

1922年(1945年改定)

○更闷热的黎明

鸽子在我家窗前
咕咕叫了一个早晨。
树枝呆呆地挺立在水槽里,
就好像打湿的衣服上
直挺挺垂着两个袖子。
落起稀疏的雨点。
黑云轻装来赶集,
集市上到处是灰尘,
我怕,怕黑云在货摊上
说起我的苦闷。
我恳求黑云不要再说,
黑云好像要答应我。
黎明平淡无趣,
就像树丛里的争论,
就像罪犯的私语。
当洗脸盆像山里的冰河
在窗外翻腾的时候,
当断续的歌声、
睡醒的腮上的热气
流向镜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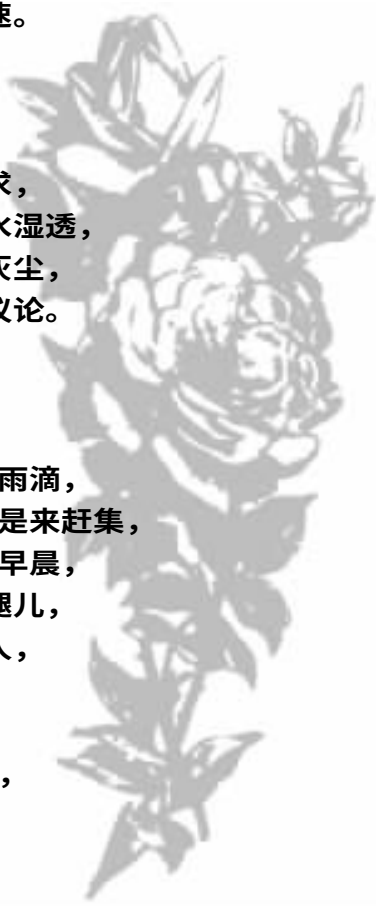
流向像冰一般的热玻璃时，
我恳求给时间加速。

但是高高的上天
在行云的絮语中
却听不见，听不见
我在寂静中的恳求，
寂静像军大衣被水湿透，
像打场时扬起的灰尘，
像树丛中的高声议论。

我要求它们：
别再把我的折腾！

我睡不着。

不过，仍是小小的雨滴，
黑云转来转去，像是来赶集，
像一群新兵，一到早晨，
就要到村外去遛腿儿，
像被俘的奥地利人，
像轻轻的哼咏声，
好像哼咏着说：
“凑合着喝点儿吧，
我的好土地！”



1922 年

○穆奇卡普村

心灵异常郁闷。褐色的远方
像我的思绪一样。

磨坊旁边一派渔村风光：
一只只渔船，一张张灰色渔网。

村里的风磨一动也不动。
就像一只只帆船停在码头上，
到处都显得沉闷，
流露着失望和焦灼气氛。

啊，时光也在这儿匆匆奔驰，
像海边蹦跳的小石子！
它不会沉没，不会沉没的，
永远是褐色，像我的思绪。

今天我能不能再看见她？
当然能！到上火车还有一小时。
不过这一小时难度难挨，
异常郁闷，异常孤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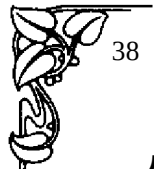
1922年（1957年改定）

主题与变奏

相见

下半夜时分，一处处
流起水来，一阵又一阵，
水管里、水洼里的水朝外涌，
屋顶、栅栏上都有水在流动。





人行道上又滑又软，
风吹流水像撕破衣烂衫，
这时候如果在城里行走，
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五点钟，忽然潮湿的阶梯上
发出疲惫的响声：
‘明天再见！’就像画布掉下一片，
带着撕裂声掉进水中。



在东方如醉如痴
预先品尝流水欢乐的地方，
好像有一架自动滑车
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

远方面对着冰雪的大杂烩，
穿着不整齐的霜衣在沉睡，
喝过了三月的醒酒汤，
又是咳嗽，又是哼唱。

三月之夜和我并肩而行，
夜色见我们争论不休，
便伸过一只冰凉的手，
领着我们朝家里走。

三月之夜和我脚步匆匆，

偶尔望望闪烁的幻影，
那幻影有时像真的出现，
一会儿又躲得无影无踪。

这时黎明来临。
这是刚才发出声音的早晨
听到预感的召唤，
来和我们相见。

早晨像制框的工匠，
带来无数花边镶条，
树木、房屋朦朦胧胧，
好像都镶上了美妙的框框。

树木、房屋像三层的古诗，
逐次向右方转移位置。
趁未醒把它们悄悄移走，
谁也没发觉它们消失。

1922 年

○主题

岩石与风暴。岩石与斗篷和风帽。
岩石与……普希金。还有那个人，
那人闭上眼睛，认为斯芬克斯^①

① 人面狮身女怪。



不是我们胡编乱造 不是那个
受窘的希腊人的臆测,不是猜想,
而是祖先 是瘪嘴的哈姆人,
带着天花,也带着黄沙,
满脸麻子,像沙漠坑坑点点,
就是这么一回事。风暴与岩石。

从悬崖、陡岸、海角、浅滩、
沙嘴、林尾疯狂流出的啤酒。
苍穹轰轰作响,熊熊燃烧,
又被月色洗净,好像下过倾盆雨。
没完没了的风暴、闹声、烟气。
浪花照耀。像白天一样明亮。
这一点谁也不能不凝望。
拍岸浪涛对女怪不吝惜蜡烛,
并且时不时更新新的。

岩石与风暴。岩石与斗篷和风帽。
女怪嘴上带着浓雾的咸味儿。
沙滩上到处是湿印子,
那是蛇发女怪的狂吻。

他从未见过海妖的鳞片,
从未见过海妖的膝盖上
那明亮耀眼的星星的反光,
怎能相信她的鱼尾的存在?

岩石与风暴与……微笑，
一切傲慢的人都觉察不到的、
自古至今沙漠借岩石的嘴角发出的
最奇怪、最安详的孩子般微笑。

1923 年

○快活的人

各种各样快活的人，
尽管灵魂各不相同，
如果剖示他们的内心，
都会发现活泼的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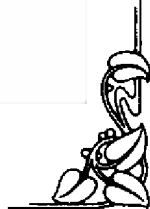
快活人也像快活公园，
也有落花，也有枯草。
快活人也像快活公园，
有趣的是从河沿到大门那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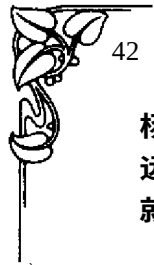
和公园一样，将旧凉亭后面
让给荒凉的池塘，
又像断了弦的吉他，
保留着快活的样子。

1922 年

○春天(之一)

春天，我从外面来，在外面





杨树表示惊愕,房屋害怕跌倒,
远方颤颤巍巍,天空湛蓝湛蓝,
就像出院病人装衣服的小包。

黄昏时外面空空的,就像星星讲故事,
讲着讲着忽然中断,不再讲下去,
千万只深不可测的、发呆的眼睛
一齐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1918 年

○春天(之二)

鸟儿唧唧喳喳,一派热诚模样。
阳光照得马车上的油漆锃亮。
磨刀石上不再迸射火花,
迸射是迸射,在阳光里一闪便熄灭。

从敞开的窗户望去,云彩如鸽子,
一片片向白云织成的锦缎落去。
它们发现:一场雨之后,
篱笆瘦了许多,十字架也瘦了少许。

鸟儿唧唧喳喳。歌声像波浪一样,
从学校里涌出来,落在路边石柱上,
还有线轴咔哒声,梭子嚓嚓声,
还有闪来闪去的镰刀影。

火花不再进射,进射了,随即熄灭。
这是花钱的日子,学校上空
飘着朵朵白云,磨刀人好欢喜,
因为世上的妇女有的是刀子。

1919 年

谢维里亚宁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1887—1941),俄罗斯诗人。1904年开始发表作品。1913年出版的诗集《轰响沸腾的大高脚杯》使他在当时的俄国文学界声名大震。此书是当时10次再版的畅销书。

他是自我未来派的创始人。他的诗是1910年间现代主义文化的特殊现象。他追求诗歌形式的创新,甚至经常自己造词。

谢维里亚宁的诗歌特点是抒情性、音乐性和讽刺速写的准确性。

他欢呼专制政权的覆灭,却不理解十月革命,1918年迁居国外。

晚年,他的诗日趋倾向于古典风格,日趋自然。

他的作品还有诗集《金色诗篇》(1914)、《菠萝香槟酒》(1915)、《特的幕间曲》、《得不到回答的祝酒词》(1916)、《诗歌会议》(1916)等。

○春天的苹果树 (水彩画)

——致 u、u 雅辛斯基

在未融化的雪地上,我看见
春天的苹果树不能不颤抖,
象驼背姑娘——漂亮但却缄默——
树在摆动,遮蔽了我的天才……

就象在宽阔的水面上照镜子,



她想努力擦去泪珠。
她恐惧、呻吟，象大车，
服从不祥的驼背倒影。

当银灰色的梦飞向湖泊，
我和苹果树一起，象伴着有病姑娘，
我充满温柔和爱抚的忧郁。
我亲吻芳香的花瓣。

当时由于轻信，没止住眼泪，
她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
我的树枝编成的圆形帽——
我亲吻她开花的面颊。

1910 年

○我是作曲家

我是作曲家——在火车轮子的喧嚣伴奏下
有时是格里格有时是威尔第^①，
有时是柏辽兹^②，
有时是囚徒们的歌。

我是作曲家 因为地铁车轮的
喧嚣在怪物的心中

① 格里格 挪威作曲家。威尔第 意大利作曲家。

② 柏辽兹 法国作曲家。

产生了许多
美妙动听的思想。

总是沉浸于一片蓝色，总是幻想
我编写祈祷文，
我是作曲家 在我的诗中
有迷人的旋律。

19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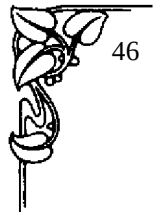
○序 曲

菠萝香槟酒！菠萝香槟酒！
多么香甜，多么浓烈，泡沫飞溅！
我整个是个挪威人！我整个是个西班牙
人！
我灵感大动！于是我抓起了笔！

飞机轰鸣声！汽车的奔跑！
特别电车的风驰电掣！轻帆船的飞驰！
这里有人开始接吻！在那儿有人被打死！
菠萝香槟酒——这就是夜晚的脉搏！

在一群神经质的姑娘中，在敏感的妇女交
际界，
我把生活的悲剧变成幻想的闹剧……
菠萝香槟酒！菠萝香槟酒！
从莫斯科——到长崎！从纽约——到火





星！

1915 年

○生活荒诞的诗

会见,为了分别……
恋爱,为了不再爱……
我真想哈哈大笑
放声大哭——不想活了！

发誓,为了破坏誓言……
幻想,为了诅咒幻想……
呕,忧愁懂得
一切喜悦都是空幻。

住在农村的向往都市,
住在都市的向往偏僻乡野,
到处都是没人心的
人的面孔……

美经常被歪曲——
而在畸形中又有美……
卑鄙的行为很高尚,
纯朴的嘴却很恶毒。

因此怎能不哈哈大笑,
不放声大哭,怎么能生活,



何时能分别，
何时能不再爱？！

1916 年

○诗与爱伦堡

在彼得堡失身之前，
在世界大战前的一些日子——
一本爱伦堡的小书不知怎么
偶然被我买来。

好似天主教的祭祀，
好似脆弱的抒情小诗
扭捏地昙花一现，
好似作者的一些优雅的罪过。

但这本书却令我着迷
足有几个星期：
不是字体，也不是笔墨，
而是那幅精致的水彩画。

几个夏天逝去。偶像们
纷纷俯首，我的声名达到了顶峰。
作者从巴黎寄给我
一本用中国绸包装的书。

这可能是他的第三本



劳动成果,但非常遗憾,
我没能天空上
找到蓝色——而这却关系紧要。

书中没有令人愉快的桎梏,
露珠的美也暗淡无光……
它对我说:“天空不是书”,
但愿如此,可书却是天空!……

1918 年

○可怕……

我们活着,犹如在一个尚待猜测的梦中。
在一个舒适的行星上……
有许多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而我們需要的东西则根本没有……

1909 年

○我没撒过谎

我从没向任何人撒过谎,
为此我注定受难,
为此我们被人们痛斥,
因为他们不需要我。

我从没向任何人撒过谎,
为此生命忧伤地流逝。



我没有爱情,没有思想的荣誉,
因为这种思想是撒谎的锻炼。

我不知道那涌往
出卖阿谀奉承的道路。
但我心中却有一个安慰:
我从没向任何人撒过谎。

1909 年

○自我波罗涅兹^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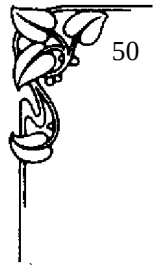
兴奋吧,人们!在太阳的红方块下
不要顾忌,去跳自己的波罗涅兹!
我的诗歌的黑麦捆
简直能结果实,象金色小号一样嘹亮!

它们喷涌着爱情和安乐,
喜悦和美!
世界上所有牺牲者都是为利己!
兴奋吧,人们——放声歌唱。

普天下只有我们两个,
这两个——永远是一个;
我和欲望!兴奋吧,人们!
你注定将永垂不朽!

① 波罗涅兹:一种舞曲名。





1912 年

○春日——致亲爱的伐伐诺夫^①

春日,热烈而金黄——
太阳照耀着整个城市!
我重新是我,我重新年轻!
我重新欢乐和恋爱!

心灵歌唱着奔向田野,
我对所有的人说:“你”……
多么辽阔!多么自由!
多么美的歌曲和花朵!

快去吧,乘四轮马车踏上坎坷道路!
快去吧,前往那年轻的洼地!
当着村妇的面,
象亲吻朋友一样亲吻敌人!

喧嚣吧,春天的柞树林!
生长吧,青草!盛开吧,丁香!
在这美好无比的日子里
没有罪犯!大家都是好人!

① 伐伐诺夫:俄国象征派诗人,谢氏极为推崇他。

1911 年

○当夜晚来临

当夜晚来临，一切静悄悄，
我想要欢乐，想要火焰，
为了喧闹，为了恶作剧，
为了让枝形吊灯光赶走大群阴影！

宫廷沉默，宫廷荒凉，
许我传说向我们絮絮低语……
它们的思想病态，它们的内容冗长，
就象黑色的爬行的长蛇……

而心灵在哭泣，心灵在受难，
它马上就要破裂，却依然盼望着……
它渴望欢乐、葡萄酒和旋律，
但夜晚封锁了一切，你到哪儿去寻找？

闪现一次吧，思想！放声大哭吧，幻想！
让缪斯去神魂颠倒地舞蹈吧！
幽灵——与我们何干！威胁——又算得了什么！
艺术和我们在一起——上帝保佑我们！

1909 年

魏列米尔·赫列勃尼可夫

魏列米尔·赫列勃尼可夫（1885—1922），著名未来派诗人。他于 1908 年



开始发表作品。在早期创作中,他确信地球上一切生活和生存着的万物具有泛神论的一致和平等。用从原始时代就有的人和动物以及大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的关系为准则来改造世界,这也是他创作中的重要思想之一。

赫列勃尼可夫是一个在语言创造和诗歌形式上坚定的实验者。未来主义者认为他是“天才——伟大的现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为“诗歌骑士”。但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却有着与未来主义宣言不一致的严肃的社会性内容。此外,反对战争体裁的诗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赫列勃尼可夫欢迎十月革命并在他的许多叙事诗中反映了革命事件。

他的作品有诗集《声喊叫吧!手套》(914)、《死亡的错误》(917)、《戡壕之夜》(921)、《铃鼓舞》(922)等。

○赤身裸体地自由走过

赤身裸体地自由走过，
将鲜花抛向心间，
我们同自由一起大步向前，
同天空用‘你’交谈。
手中紧握盾牌，
我们将战争狠狠打击。
人民将成为统治者，
在这里，在那里，永远！
让少女们在歌唱远征的同时，
歌唱被人民用肩膀
扛起来的太阳。

○陵墓

鞑靼人的枪矛什么没碰过——



地上的万物全都无力地倾斜。
西伯利亚的骑兵团将美女们
脱得精光，带向西伯利亚。

墓中已死去的战士
紧握着画有耶稣的圣像。
土地的周围是洞穴以及黄鼠的吱吱叫声，
墓中的日子飞快地流逝。

狐狸的家庭伸出一排小脸蛋，
被茨冈人偷走的马急驰而过，
无情的查波洛什哥萨克
在墓中躺了一百年。

1915 年

○给谁讲童话

给谁讲童话，
一个太太多么傲慢，
不，不是女主人，
而应该说是个蛤蟆。
又矮又胖穿着无袖长裙，
同松树般的公爵们
交流着巨大的友谊。
当春天，她象个轻浮少女
起来走动时，镜子被践踏，
并显出痕迹。



○我的需要很少

我的需要很少！

一小块面包

和一滴牛奶。

瘤这块天空

瘤这片云朵！

○当马死的时候

当马死的时候——喘息着，
当青草死的时候——枯萎着，
当太阳死的时候——燃烧着，
当人死的时候——歌唱着。

1913 年

○数字^①

我仔细端详你，瘤数字。
我梦见你披着野兽的皮，

① 数字范畴与时间范畴一样，在赫氏的美学观点中具有原则性意义。赫氏寻找历史事件及其重复性的数字规律的数字根据。

爪子搭在倾倒的橡树上。
 你赐予地球脊椎的蛇形运动
 和天秤之舞以统一性。
 你允许我们了解世纪,就象了解哈哈大笑
 一样。
 现在我的瞳孔神态活现地张开。
 当它的被除数是一,我将是什么。

1913 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外国文学子基十本解诗读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892—1941),著名俄罗斯苏联女诗人,生于莫斯科的一人艺术家家庭。她从童年起就写诗,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出版于1910年。

茨维塔耶娃革命前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童贞未泯的少女自白诗阶段和1915—1917年阶段。

首先注意到茨维塔耶娃诗歌的是象征派诗人布留索夫,他认为她是“不容怀疑的天才诗人”,并指出她的诗流露出一种“惊心动魄的内心隐情。”

真正使她获得诗人声誉的是《莫斯科诗章》、《失眠症》、《斯坚卡·拉辛》等诗作。还有许多明快的诗是献给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布洛克的。

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充满艰辛。她不能理解十月革命,于1922年移居国外,在国外居住期间她过着艰苦的生活:物质生活的贫乏,精神极度苦痛。1939年她回到了祖国。1941年女诗人自杀身亡。

茨维塔耶娃的诗就像诗人的生活一样,充满了波折、异常的精神疲惫和对时代的不理解。她的诗抒写永恒主题:生命、爱情、死亡。女诗人的真诚和深挚的感情令人感动。

近年来,苏联和西方对她评价很高,认为她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在年轻诗人中也有很大影响。

她的作品还有诗集《神奇的路灯》(1912)、《选自两本书》(1913)、《里程碑》(1921)、《献给布洛克的诗》(1922)、《告别》(1922)、《手艺》(1923)等。



○你经过我身旁

你经过我身旁
并未走向我可疑的诱惑力，
如果你知道，多少热情，
多少被白白挥霍的生命
和多少英雄气概
都在偶然的阴影和沙沙声中消逝……
就象这被白白耗尽的火药
将我的心灵焚烧。

瘤飞入夜晚的列车，
带走了车站里的梦境……
不过，我知道那时候
我并不知情——你要知道该多好——

为什么在我香烟的永恒烟圈中
我的语言表达如此刺耳——
多少阴暗可怕的忧郁
凝结在我淡色的头发上。

○献给布洛克的诗

你经过太阳的西方，
你将看见晚霞。
你经过太阳的西方，



暴风雪将你的足迹掩盖。

你经过我的窗前——冷淡地——
走向白雪的寂静，
上帝的使者我亲爱的
我平静的心灵之光！

我并不垂涎——你的心！
你的人生之路不可破坏。
我不向你的手上刺钉子，
因那手已被吻得苍白。

我不能指名呼唤你，
不能伸出双手。
只能从远处
向你腊黄的圣容敬礼。

冒着漫舞的大雪花，
我将跪倒在雪地上，
为了你神圣的名字
我将亲吻黄昏的雪——

在那里，你迈着庄严的步伐
走过死亡的寂静，
温和的光芒——神圣的荣誉——
我灵魂的全权所有者。





野兽想要巢穴，
旅行者想要道路，
死者想要灵车，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

女人想装假，
皇帝想统治，
我想赞美
你的名字。

○致曼杰施塔姆^①

任何人无论用什么
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多么幸福！
我亲吻你，穿过
几百里相隔的路途。

我晓得，我们的天赋——并不平衡。
我的声音首先是——温柔。
我这些没教养的诗歌对于你
又算得了什么，年轻的杰尔查文^②

我为你危险的飞行划十字祝福：
飞吧，年轻的鹰！

① 此诗是茨维塔耶娃献给著名阿克梅派诗人奥西普·曼杰施塔姆的。原诗无题。

② 杰尔查文：十八世纪的俄国诗人。普希金称他为“俄国诗歌之父”。

你忍受阳光的强射，没有闭一下眼睛，
而我青春的目光是否感到沉重？

无比温柔而且坚定不移
谁也无法用目光追随你……
我亲吻你——穿过
几百里相隔的路途。

○第一朵玫瑰

女孩赠给男孩一朵玫瑰，
灌木丛中的第一朵玫瑰。

男孩吻了女孩的嘴唇，
赠给她第一个吻。

太阳藏起来，林荫小径空旷无人……
接吻多令人害羞！

女孩，应当把第一朵玫瑰
藏起来！

○你走路就象我一样

你走路就象我一样，
低垂着双眼。
我也把双眼低垂！



过路人啊,停下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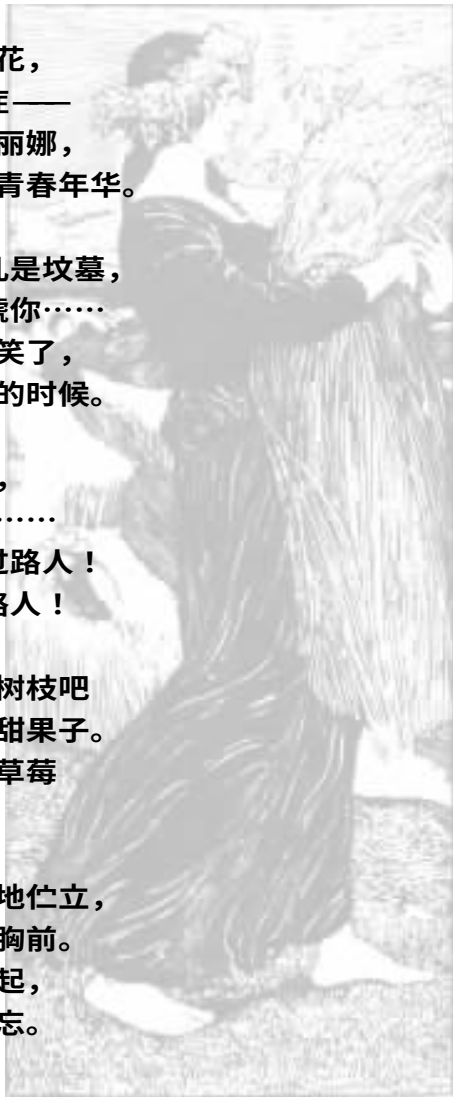
献上一束罂粟花,
请读吧,夜盲症——
我的名字叫玛丽娜,
我也曾有几多青春年华。

不要以为,这儿是坟墓,
我会出现,吓唬你……
但我自己太爱笑了,
即使在不该笑的时候。

血液涌上皮肤,
我的鬈发飘动……
我也在这里,过路人!
停下来吧,过路人!

揪下那野生的树枝吧
在它后面就是甜果子。
没有比墓地的草莓
再大更香甜。

不要只是忧郁地伫立,
不要把头垂在胸前。
轻轻地将我想起,
轻轻地将我遗忘。



月光照耀你！
你全身置于一片金色的尘埃……
但愿我从地下发出的声音
不要使你不安。

1913 年

○谁在夜晚睡觉

谁在夜晚睡觉？谁也不睡！
孩子躺在摇篮里哭，
老人坐在自己的死亡里，
年轻人同亲爱的人儿谈心，
吮吸着她的嘴唇，看着她的眼睛。

你将入睡——但你将再次醒来吗？
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睡觉！
警惕的守夜人手持红色的灯笼，
从一个房间来到另一个，
盛怒的梆子声在枕头上
发出隐约的轰鸣。

不要睡！要坚持！我善意地说！
而那是永恒的梦！那是永恒的房子！

1916 年 12 月 12 日

○莫斯科诗章



九

山楂树点燃
红色的果穗。
树叶飘落，
我诞生了。

数百只大钟
发生了争吵。
日子是星期六：
约翰·巴加斯罗夫^①。

我至今
仍想咀嚼
那炽热山楂树的
苦味的果穗。

○我露出血脉

我露出血脉 生命
在不停息地奔涌。
请拿来盘子和碗！
所有碗都太小，
盘子又太浅。

越过海角——穿过



① 约翰·巴加斯罗夫 即施教者约翰，新约传说中耶稣基督的弟子。

长满芦苇的黑土地
毫不停息,不可思议
诗歌毫不重复地奔涌。

○第四年

第四年。
眼睛——好似冰块，
眉毛——已注定不幸。
从克里姆林宫的高处
你观察
浮水。

冰块，冰块，
圆屋顶。
金色的钟声，
银色的钟声，
双手——交叉胸前，
嘴却缄默。
皱一下眉——拿破仑！——
你洞察——克里姆林宫。

妈妈——冰块漂向何方？
一直向前，我的小天鹅！
经过宫殿、教堂、大门——
一直向前，我的小天鹅！
蓝色的



花纹——多么忧郁。
你爱我吗,玛丽娜?
非常爱。
永远?
永远。

暮色将至
时光——飞逝:
你还是孩子——
我却咬着嘴唇,
读着无礼的书信。

而冰块
依然
漂游。

1916 年

○昨天还看着我的眼睛

昨天还看着我的眼睛,
而如今已转看别处!
昨天还一直坐到天亮——
如今所有云雀都成了乌鸦!

我既蠢又呆
你则聪明活泼。
瘤,这是所有时代女人的号啕:

‘我亲爱的,我怎么惹你了?!’

对于女人——眼泪与血都是水——
用眼泪与血洗面！
爱情——不是母亲,而是继母：
不要再等待审判和怜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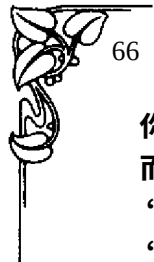
船儿将爱人远载他乡，
白色的道路指引他们……
一个声音响遍天涯海角：
‘我亲爱的,我怎么惹你了?!’

昨天还躺在我腿上！
把我同中国皇帝相提并论！
突然你将双手松开——
生活便掉下来好似一枚生锈的小钱！

象杀婴者站在法庭上
我既不可爱又不勇敢。
到了地狱我也要对你说：
‘我亲爱的,我怎么惹你了?!’

我问椅子,我问床：
为什么我如此容忍如此贫穷？
它们回答：他吻够了就走开
去吻别的女人。





你教会我在烈火中生活，
而自己却弃之不顾，奔向寒冷的草原！
‘瞧你，亲爱的，对我做了什么！’
‘我亲爱的，我怎么惹你了？！’

不要辩解——我晓得一切！
我重又目光敏锐——但已不再是情人！
在爱情退却的地方
死亡园丁步步紧逼。

树会自己摇晃！
到时候熟果实自会落下……
为这一切请宽恕我，
我亲爱的，——我怎么惹你了！

1920 年

○宽恕我吧

宽恕我吧，我的山峦！
宽恕我吧，我的手！
宽恕我吧，我的土地！
宽恕我吧，我的青草！

母亲给儿子戴上十字架，
母亲同儿子永别了……
从低矮的农舍中又一次传出：
‘宽恕我吧，我的手！’



安娜·阿赫玛托娃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著名苏联女诗人,生于敖德萨的一个海军军官家庭,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她十一岁起开始写诗,191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傍晚》。1914年发表诗集《念珠》曾引起轰动。

阿赫玛托娃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年,生活道路也很坎坷。卫国战争时期她曾写过宣传勇敢精神的爱国主义诗篇,但战后却受到日丹诺夫的批判,五十年代后期恢复名誉。

真正标志她创作顶峰的是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6—1962)。

她的诗具有古典作家的那种质朴和明快,形象体系具体且富于质感,具有高度的抒情性和音乐性。她的诗对女性心理描写极为细腻,对当代苏联年轻一代诗人有很大影响。她的诗被译成多种文字。

○戴着黑面纱我紧握双手

戴着黑面纱我紧握双手……

“为什么你今天的脸色苍白?”

因为我用酸涩的忧愁

将他灌得酩酊大醉。

我怎能忘记?他摇晃着走出去,

万分痛苦地歪着嘴。

没扶栏杆我便跑下楼,

我紧跟他跑到大门口。

我气喘吁吁地喊:“刚才的一切
都是开玩笑。你要走,我就死。”

他平静而可怕地微微一笑,



说道：“别站在风地里着凉”。

○在这里我们都是废品

在这里我们都是废品，都是浪荡儿，
我们凑在一起根本不快活！
墙上的花朵和鸟儿
在云彩上受难。

你吸着黑烟斗，
轻烟袅袅多么怪诞。
我穿上了紧身裙，
为了显得身材苗条。

窗子被永远钉死：
那里是什么，雾淞还是暴风雪？
你的眼睛犹如谨慎的
猫的眼睛。

瘡，我的心多么忧郁！
我莫不是在等待那死亡的时刻？
——那个跳舞的女人
将来一定要下地狱。

1913年1月1日

○高高的晴空云朵渐暗

高高的晴空云朵渐暗，
犹如展开的灰鼠皮。
他对我说：“不要吝惜
让你的身体在三月成长吧，柔弱的白雪公主！”

在厚软的皮手筒里双手变凉。
我开始害怕，开始有些不安。
瘡，怎样才能偿还他短暂
而轻松的爱情的这几个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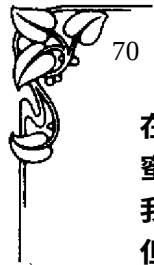
我不想苦恼，不想报复，
让我同最后一场银白的暴风雪一起死去。
在圣诞节的前夜我猜测他。
在一月份我曾是他的女朋友。

1911 年

○我无所事事

我无所事事，来到这里，
在哪儿都一样，我寂寞！
磨坊在郊区打盹。
岁月可以在这里沉默。





在枯萎的菟丝子上
蜜蜂徐缓地飘游；
我在池塘边呼唤鱼美人，
但鱼美人死了。

宽阔的池塘被生锈的
绿苔覆盖，渐渐变浅，
迎风招展的白杨树上
轻盈的月亮闪闪发光。

我察觉到新生的一切。
杨树散发出湿润的香味。
我沉默，我沉默。重新变成你，
成熟的土地。

1911 年

○我已学会简单而明智地生活

我已学会简单而明智地生活，
瞭望天空并祈祷上帝。
为了使多余的不安变得疲惫
我在黄昏前徘徊多时。

当谷底的牛蒡沙沙作响
黄红两色的花楸果垂下头来，
我编写欢乐的诗章
歌唱腐朽的，腐朽而美好的生活。



我回来了。猫儿轻舔着
我的手掌,令人爱怜地打着呼噜,
明亮的灯光在湖畔
锯木场的小塔楼上闪烁。

只有飞落房顶的鹤鸣
偶尔穿过寂静。
如果你叩我的门
我觉得,我甚至都听不见。

1912 年

○让喉咙重新发出声响

让喉咙重新发出声响,
犹如第一声春雷;
我半闭的双眼
越过你未婚妻的肩头闪烁。

别了,英俊的朋友,愿你幸福,
我把你甜蜜的誓言还给你,
但要提防你那满怀爱情的女友
晓得我这不能重复的咒语——

而后当咒语用剧毒
串起你们富裕而欢乐的联盟;
我便前去占有那充满青草沙沙声



和缪斯感叹的神奇的花园。

1912 年

○被爱的女人总有那么多请求……

被爱的女人总有那么多请求！
被抛弃的女人却一无所求。
我多么高兴，在透明的冰层下
水波屏息不动。

我踏上——上帝保佑！——
这块明亮易碎的冰层，
你千万要珍存我的书信，
为了让后代评判我们的是非，

为了让你更清楚明白地
看待这些书信，明智而勇敢。
在你光荣的自传中
难道能留下这段空白吗？

世上的美酒多么香甜，
情网更稠密。
有朝一日，孩子们
将在书本上读到我的名字。

得知了这个忧伤的故事，
让他们调皮地微笑吧……

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恬静，
请赠与我痛苦的荣誉。

1913 年

○一个记忆

一个记忆犹如井底的白石块，
躺在我脑海中。
我不能也不愿抗争：
它是欢乐，它是痛苦。

我觉得，那个在近处看我的人
一下就看出了我的眼睛。
他倾听着这个悲伤的故事
变得难过陷入沉思。

我晓得，上帝已把人们
变成了物件，只是没扼杀知觉。
为使绝妙的悲痛永存，
你变成了我的记忆。

1916 年

○我们这种神圣的职业

我们这种神圣的职业
存在了几千年……
有了它即使没有光世界也明亮。



还没有任何诗人说过，
智慧没了，热情没了。
可能，死亡没了。

○我不再微笑

我不再微笑，
严寒的风弄凉了我的嘴唇。
少了一个希望，
多了一支歌。

我无意中将这支歌
送给嘲笑和凌辱，
因为，心灵因爱的沉默
而痛苦难耐。

○为什么你一会儿变成风

为什么你一会儿变成风，
一会儿变成石头，一会儿变成鸟儿？
为什么你象天空上意外的
闪电对我微笑？

不要再折磨我，别碰我！
让我为预言未来而操心……
喝醉了的火焰
在阴暗的沼泽地上晃动。

戴着破头巾的缪斯
忧郁地曼声歌唱，
在剧烈的青春苦闷中
有它神奇的力量。



○我来到诗人家做客

——赠亚历山大·布洛克

我来到诗人家做客。
正中午。礼拜日。
宽敞的房间静悄悄，
窗外是严寒天气。

一轮紫红色的太阳
高悬在灰濛濛的烟雾上，
好似沉默不语的主人
目光明亮地望着我！

他有一双那样的眼睛，
每个人都难以忘记；
我最好要小心谨慎，
决不看他的眼睛

但清楚地记得这次谈话，



正中午,礼拜日,
在涅瓦河畔
一座高高的灰房子里。

1914 年

○我们既不在一个杯里喝水

我们既不在一个杯里喝水
也不喝甜葡萄酒,
我们既不在清晨接吻,
傍晚也不看窗外景色,
你呼吸太阳,我呼吸月亮
我们将全副身心集中到一个爱上。

我忠实而温柔的朋友永远和我在一起,
你欢乐的女友永远和你不分离。
我理解你灰色眼睛中的惊恐,
你是我病痛的肇事者。
我们并不频繁进行短暂的会见。
注定要这般珍惜我们的平静。

在我的诗歌中只有你的声音在歌唱。
在你的诗行里我的呼吸在飘扬。
哦,恐惧和遗忘
不敢触及的篝火。
如果你知道,我多么喜爱
你那冷漠的玫瑰色嘴唇!

○傍晚

音乐在花园里
以难以表述的忧郁响起。
从加冰的牡蛎菜盘中
可以闻到新鲜浓郁的海的气息。

他对我说：“我是忠实的朋友！”
并抚摸了我的连衣裙，
这双手的抚摸
不象是拥抱。

这样抚摸猫和鸟，
这样看着身段挺秀的女马戏演员……
在轻盈的金色睫毛下
他平静的眼睛里只有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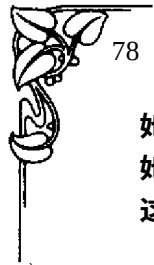
小提琴悲哀的歌喉
在铺展开的烟雾后轻唱：
“感谢苍天
你第一次同爱人在一起。”

○致缪斯

缪斯女神回眸一瞥，

1913 年





她的眼神明亮而清晰。
她失去了金色的光环，
这个春天的第一件礼物。

缪斯！你看见大家多么幸福——
姑娘，妇人、寡妇们……
我宁愿死在车轮下
也不受这种束缚。

我知道卦上说，我将采下
雏菊温柔的花朵。
在这个地球上应经历
每一次爱的苦痛。

黎明前我在小窗上点燃蜡烛，
但并不怀念任何人。
我不想、不想，不想知道
别人怎样亲吻。

明天，镜子将笑着告诉我：
“你的眼神既不明亮也不清晰……”
我将平静地回答：“她失去了。
上帝的礼物。”

○门半开着

门半开着，
椴树愉快地飘动……
扣带和手套
被遗忘在桌上。



灯的光圈淡黄，
我倾听着沙沙响声，
你为何离去
我真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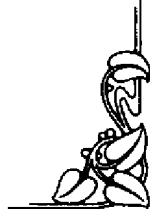
明天早晨
将欢快而明亮。
如果心灵很明智，
生活多么美好。

但心已十分疲惫，
你静静地低声跳动，
你知道吗，我读到过
心灵是永生不死的。

○春天来临前

春天来临前有一段这样的时光：

1911 年



草地在厚实的积雨下休眠
 干枯欢乐的树木发出喧嚣，
 暖风温柔而轻捷。
 你的身体多么轻盈
 竟认不出自己的家门，
 你象唱支新歌一般
 唱起那早已厌倦的歌。

19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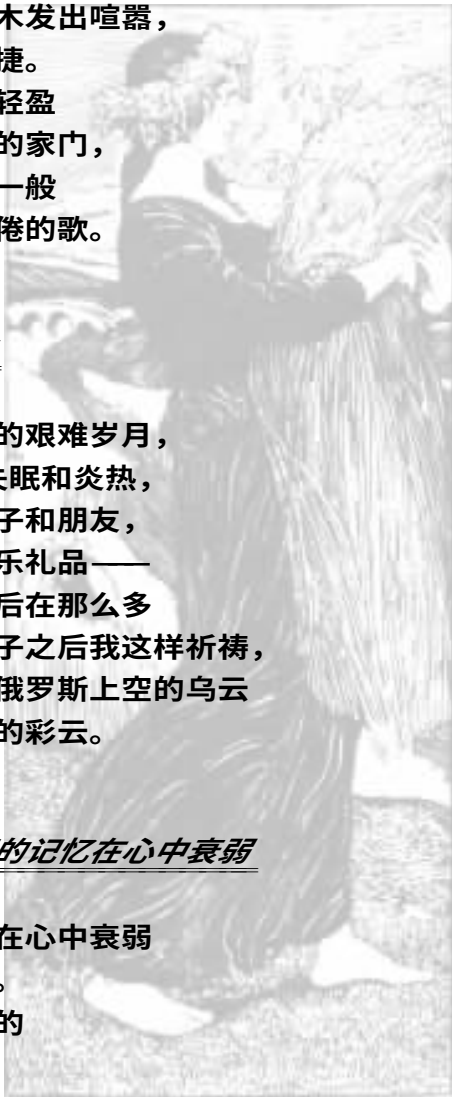
○祈祷文

请赐给我痛苦的艰难岁月，
 赐给我窒息、失眠和炎热，
 请夺走我的孩子和朋友，
 连同神赐的音乐礼品——
 在你的弥撒之后在那么多
 令人难熬的日子之后我这样祈祷，
 为了让黑暗的俄罗斯上空的乌云
 变成充满光荣的彩云。

1915 年

○对太阳的记忆在心中衰弱

对太阳的记忆在心中衰弱
 比草叶还枯黄。
 风儿吹动早晨的
 积雪。



狭窄的水道已不流通——
水已结冰。
这里从未发生过任何事，
哦，从未发生！

柳树象把稀疏的扇子
铺在天空。
如果我不做你的妻子
可能会更好些。

对太阳的记忆在心中衰弱，
这是什么？黑暗？
也可能！冬天在一夜之间
匆忙来临。

1911 年

○每天都有新的不安

每天都有新的不安，
熟黑麦的气息越来越浓。
如果你想躺在我腿上，
那就躺吧，亲爱的。

黄鹂在槭树丛中鸣叫，
直到深夜也无法安睡。
我要把欢快的黄蜂都赶走，



不让它们挡住你绿色的眼睛。

一路上铃儿叮铛响——
这清脆的声音使我们难忘。
为了不让你哭泣,我将为你
唱一首离别之夜的歌。

1913 年



苏联时期诗歌的发展与成就 (上)

苏联当代诗,是想对苏联时代的诗歌作一种‘缩影’式的介绍,使读者了解当代苏联诗歌的概貌。根据反映主要流派、反映变化和动向这两个原则,主要介绍苏联各代各派诗人十七名,包括:

苏联第一代老诗人乌沙科夫,马尔丁诺夫;

第二代老诗人雷连科夫,斯麦利亚科夫,米哈尔科夫;

第三代、‘战争一代’诗人卢科宁,斯鲁茨基,纳罗甫恰托夫,维诺库罗夫,德鲁尼娜;

第四代、‘响派’诗人叶甫图申科,沃兹涅辛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轻派’诗人索科洛夫,日古林,鲁勃佐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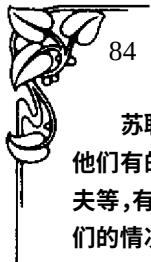
第五代青年诗人库兹涅佐夫。

为了反映几个老诗人的创作,诗选最后还附带介绍了吉洪诺夫、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朵夫斯基和西蒙诺夫的诗各二首。

当代苏联著名诗人很多,我们选中这十七名,有种种原因:

苏联第一代老诗人,除了十月革命前就已成名的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叶赛宁、勃留索夫之外,还有吉洪诺夫、阿谢耶夫、谢利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巴格利茨基、斯维特洛夫、苏尔科夫等。他们多数参加过国内战争,于二十年代成名,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都已衰老或去世,活着的也新作不多,可以说是基本上退出了诗坛。这时相形之下有两个老诗人就显得引人注目。一个是乌沙科夫,他的诗一向以简洁精巧著名,没有什么大部头的和轰动一时的作品,所以没有很大的国际声誉。但是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直到死前(一九七三年)一直不断写诗,所以评论界说他在六十年代起进入了同一代诗人的前列。另一个是马尔丁诺夫,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起重新活跃起来,直至最近去世前一直是当代诗歌中很有影响的主要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一代诗人中介绍这两个。另外,对于我国读者过去十分熟悉的吉洪诺夫和伊萨科夫斯基,我们选择了最能反映他们晚年思想的一、二首诗。





苏联第二代老诗人,指的是在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名的诗人。他们有的来自五年计划建设中的工厂,如科尔尼洛夫、鲁契科夫、斯麦利亚科夫等,有的来自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农村,如特瓦尔朵夫斯基、雷连科夫等。他们的情况大致和第一代诗人相似,有的人早死,有的人的创作极盛时期是在四十、五十年代。我们根据代表性和他们在苏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选了斯麦利亚科夫和雷连科夫两人,此外加上了一个写儿童诗、讽刺诗和寓言诗的米哈尔科夫。至于我国读者十分熟悉的特瓦尔朵夫斯基和西蒙诺夫,我们也各选了两首他们晚年的代表作,放在后面。

第三代、“战争一代”诗人,是指在卫国战争时期当过兵(戴下级军官),在战时或战后成名的诗人。这一代诗人人数众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五人之外,最著名的还有奥尔洛夫、杜金、麦日罗夫、萨莫伊洛夫、瓦恩森金等。据说,战争一代诗人的早期作品曾经起过使战后的苏联诗歌“尘世化”的作用,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历史用自传来证实,史诗是日记的延续”,这就使诗的语言通俗,真实性强,给当时整个苏联诗歌吹进了一股新风。而且在战后三十多年里,这批诗人的创作早已不局限于写战争,而是深入到了各种各样的题材领域,从年龄上来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又正是他们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所以在这一代诗人中我们选了五个,以便较为全面地反映他们在题材和风格方面的不同特色。

第四代、“响派”诗人,又称“舞台派”或者“五十、六十年代青年诗人”。这一派诗人在五十年代兴起之后,曾经盛极一时,但是他们的诗歌是在一定的政治气候下的产物,靠政论性强、“消息多”和大喊大叫、装腔作势取胜,持久性较差,所以到六十年代中期就遇到“危机”而趋于低落。后来苏联评论界认为,“响派”得势时期是人们重视皮鞋而不重视莎士比亚的时期。但是进入七十年代,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叶甫图申科、沃兹涅辛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三人在创作上又有一股新的势头,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其中叶甫图申科过去是公认的“响派”首领,而沃兹涅辛斯基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但过去和叶甫图申科齐名,近年来的成就显然还超过了叶甫图申科,先后得了“苏联国家奖”。所以我们选入这三个人,主要介绍他们在“危机时期”以后的作品。

所谓“轻派”诗人,在年龄上和“响派”相仿,同属第四代,但他们成名则比“响派”晚十年左右。这一派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起取代“响派”而成为时髦的

一个流派,一度曾受到极高的评价,甚至说是达到了‘普希金式的和谐’。但后来又发现,这派诗歌的走红不过是由于人们厌倦了‘响派’而要换口味味的结果,也有人说这是人们要在精神上逃避紧张的科技革命时代的表现,因此‘社会性’差,只能是苏联诗歌的支流而不是主流。不但如此,由于七十年代初期苏联青年诗人中写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太多,评论界也把这归罪于‘轻派’的影响。但由此也可见,‘轻派’的影响毕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也在这派中选了三个,其中索科洛夫是公认的‘轻派’诗的鼻祖,鲁勃佐夫虽然早死,但他的诗以民歌式的轻柔流畅而在当代苏联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日古林则被认为是最能说明‘轻派’诗的特色诗人。

第五代诗人,是指四十年代初和战时出生的一代诗人,这一代人现在也已接近四十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尤里·库兹涅佐夫。据说,苏联的青年诗人发表处女作都很晚,成名都要在三十岁之后,而且除库兹涅佐夫外,能与前几代诗人平起平坐的还没有。所以我们只选了一个。

第一代苏联诗人与诗作

勃留索夫

勃留索夫,В·я· (1873 - 1924) 俄罗斯诗人,189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历史系,1894年即开始发表诗作,1905年革命前夕开始接触现实,对革命抱同情态度。十月革命后,于1920年加入共产党。作品有《在这样的日子里》、《瞬间》、《远方》、《赶快》等诗集。早期诗歌受象征派影响,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后期致力于寻求新的形式以表现新的内容,为发展苏联革命诗歌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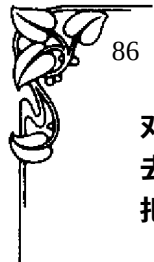
选诗译自《勃留索夫诗选》、《流行诗歌五千金》。

○第三个秋天^①

吹吧,第三个秋天的寒风,

① 这首诗作于1920年10月7日,指十月革命后的第三个秋天。





对着俄罗斯辽阔的土地，
去搜索空荡荡的储藏室，
把沿路的贫民吹倒在地；



你追上山坡上的火车吧，
车厢内人们啾啾不休，
有的在谩骂，有的在抽搐，在呻吟，
有的坐在米袋上瑟瑟发抖；

用痛苦的哀泣嘲笑吧，
看着饥荒——你的弟兄
如何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藏进地窖，
如何忍心去扼杀幼婴；

在没有路灯、没有围墙的城市里，
每幢屋子里都经受着贫困的煎熬，
过去充满欢笑，灯火辉煌的地方，
现在一片漆黑，人迹稀少；

而在艰难困苦的前线，
人们前赴后继，为国殉难，
请你去把不生眼睛的枪炮
发出的硝烟向四处吹散！

啊，从炎热的海滨吹来的风，
那边是夹竹桃盛开的天堂，——
请你把我们俄罗斯的苦难吹走，

吹旺一把火,把我们的祸害全部烧火!

可是你听着,在隆隆的炮声中,
不管敌人诅咒号叫,恫吓呵责,
我们却齐心一致,满怀热情地
高唱着新的凯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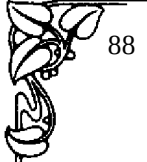
你从大海之滨吹到平原,
从平原吹到高低不齐的山峰,
难道你没有看见 在团结的旗帜下,
古老的广阔土地又将归于一统?

在我们简陋的宴席上,
将燃起从未有过的灯光,
催促时代的金色朝霞,
快些照到这动荡不安的世界上。

啊,风啊,风啊,请你报个信,
忠于理想的整个俄罗斯人民
正在内乱、忧患、贫困中
向朝夕思念的胜利前进。

它保持着昔日的力量,
它变得越来越强大、威武,
它满怀着必胜的信念,
指引着世界上的一切民族!





○在春天

俄罗斯,我不止一次
观察过你的田野;
翻耕的田地露出黑色的土壤,
颗粒饱满的燕麦弯下腰肢,
弯弯曲曲的、亲切的白桦树,
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着枝叶。

这儿是山坡,这儿是河流,
树林后面是一座钟楼;
原野是多么辽阔广大,
草地大得走不到尽头;
白云俯视着人间的生活,
在高高的天空慢慢地飘游。

辽阔的田地,你一点没有变化,
澄黄的麦穗在静静地成熟!
新耕地的梦,你是多么美丽,
新的一日会给予你爱抚!
从天空降下的愉快的召唤
又将在春风中遍地传布。

在觉醒和自由的朝霞
还没有升起、发出红光以前,
是的,俄罗斯,你曾经遭受过

许多的不幸，惨烈的苦难！
但深深地隐藏在你本性中的
创造力，一定会变得光明灿烂。

对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怀疑、失望：
这里有自由的疆土，丰富的矿藏，
黑麦田里矢车菊盛开，
薄荷和苦艾散发出馥郁的清香，
这里一开始就把勤奋的劳动
看作能战胜一切的神圣的力量。

○ “当你站立在星光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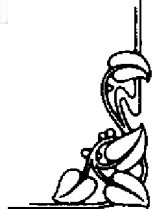
当你站立在星光之下
望着天空的时候，不要忘记，
这些星星，这些光点，
在银河里闪闪发光的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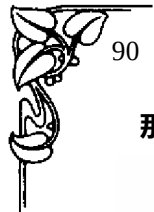
这一切都是火热的太阳，
就象我们的太阳一样，
而周围环绕着无数地球，
就象我们脚下的地球一样。

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
象在我们生活中一样有规则：
那里也为面包而勤奋劳动，

1920 年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那里也有工作和歌唱的欢乐！

1920 年

○莫斯科的命运女神^①

你可知道，你可感觉到
古代的命运女神的降临，
在十月的一个洗礼日，
就象黎明时的星辰？

从伊万·卡利塔^② 的时代
垂下的长长的线，
已经卷成一个死结，
中间经历了百年黑暗。

当莫斯科猛烈的排炮声
在人们耳边愉快地轰鸣，
在那里可怕地出现了
三个老太婆典雅的侧影。

有时化作民间卖馅饼的女人，
有时化作穿树皮鞋的农妇，
她们衰老弯曲的手中

① 指古罗马的命运女神，她们是姐妹三人：克洛托是生育女神，手执纺车和麻丝，拉赫齐斯手执纱锭，阿特洛波斯手执剪刀，她们纺织并剪断生命的线。

② 伊万·卡利塔，莫斯科大公（328—1340 在位），是把俄罗斯统一在莫斯科公国政权下的早期统治者之一。

拿着剪刀,在到处奔波。

她们被粗暴地推着挤着,
她们不得不遭人憎嫌,
可是她们在人群中寻找着
整个民族的生命之线。

有人对我说,在广场上,
就在屹立着克里姆林宫的广场上,
她们剪断了线,把新的麻丝
牢牢地连接在剪断的线上。

使这个饱受战争痛苦的国家,
站起来,充满朝气,精神抖擞,
使捻断的线重新延伸,
绵绵不绝,万岁千秋!

○人的赞歌

自然界强力何其多,
能超于人者,
绝无一个。

你,今天年轻的水手,
你,过去白发的樵夫,
顶天立地的人啊,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1920年

张草纫译)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





我要把你颂扬
你披荆斩棘，
你搭弓张网，
开辟荒古莽原，
为战胜敌人欢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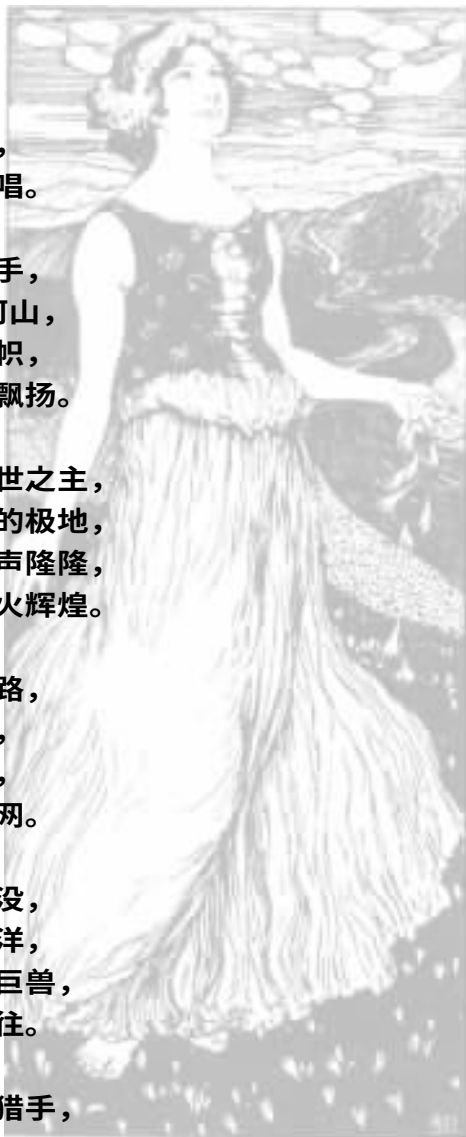
你用自己的双手，
降服了风火、河山，
劳动欢乐的旗帜，
直插云端迎风飘扬。

你这永恒的万世之主，
闯进昏暗冰封的极地，
让那里劳动锤声隆隆，
让那里城市灯火辉煌。

你开辟条条通路，
穿越沙漠大江，
你将地球包裹，
用那钢铁的巨网。

在只有鲸鱼出没，
惊涛骇浪的大洋，
你驾驭钢铁的巨兽，
纵横驰骋任来往。

你永不知倦的猎手，



无情地捕获了，
那自天而降的恶龙，
不容它呼风唤雨逞凶狂。

在脆薄的玻璃灯泡里，
它乖乖地躬成弧形，
屈服于你神奇的魔力，
为你这狡猾的敌人照亮。

你这贪婪而固执的，
四海之内的帝王，
千方百计投阱下套，
对敌手毫不相让。

你是那么勇猛无比，
向大自然不停地进击，
抖开绳索套住，
被征服的新奴隶的颈项。

你果敢而英勇，
你将风帆张满天下，
让地球随你的意愿，
在宇宙间翱翔。

人啊，伟大，
人啊，光荣，
普天下的生灵，



无不对你频频颂扬！

冈晋麟译)

勃洛克

勃洛克, A·A· (1880—1920) 俄罗斯诗人, 1904 年开始发表诗作, 1906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 早期诗歌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 后来趋向现实主义, 歌颂革命力量, 表达对祖国对生活的热爱。作品有《饱汉》、《集会》、《白雪假面》、《抒情短诗》、《雪地》、《夜晚的时辰》等。长诗《十二个》反映十月革命的伟大风暴和新旧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 尤为著名。

选择译自《勃洛克全集》。

○西徐亚人^①

泛蒙古主义！虽然这是一个荒谬的词，
然而我听起来觉得很悦耳。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你们有数百万人。我们不计其数，不计其数。

来吧，来和我们厮杀，交兵！

不错，我们是西徐亚人！不错，我们是亚洲人，

我们有斜视的、贪婪的眼睛！

你们有数百年历史，我们只有短短的一瞬。

① 西徐亚人是古希腊作家对纪元前七世纪到公元三世纪居住在黑海沿岸草原各个部族的总称。这首诗作于 1918 年，评论者认为诗中暗示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对新成立的苏联的武装干涉，以及苏联的命运。

我们是驯服的奴隶，
夹在蒙古和欧洲这两个敌对的种族之间，
我们不得不把盾牌举起！

你们的古老熔炉铸造了数百年历史，
对惊涛骇浪并不害怕，
对你们来说，里斯本和墨西拿的地震^①，
不过是一个稀奇的童话！

你们数百年来把目光注视着东方，
把我们的珍珠搜罗，运走，
你们把炮口对准着我们，嘲笑说，
要消灭我们，用不了多少时候！

这时刻终于到来。灾难张开了翅膀，
欺压和凌辱一天比一天更暴戾。
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别斯图柱^②
也会被推倒，不留下一点痕迹！

啊，旧世界，在你死亡以前，
在你还忍受着甜蜜的痛苦折磨以前，
请你停下来，就象那聪明的奥狄浦斯

① 在十四世纪和十八世纪，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曾经遭到两次强烈地震。1908年，意大利南部城市墨西拿也遭到过强烈地震。

② 古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柱子，九世纪末被阿拉伯人摧毁。



站在用古代的谜语作难人的斯芬克斯^①

面前！

俄罗斯是斯芬克斯。它既欢乐，又悲伤，
浑身沾满了黑色的血迹，
它既怀着憎恨，又怀着热爱，
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注视着你！……

不错，这样的爱，象我们的亲骨肉一样的
爱，
很久以来，在你们中间谁也没有过！
你们早已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爱，
它既令人感到温暖，又令人感到痛苦！

我们热爱一切——爱对枯燥的数字所产生的
热情，
也爱善于作美丽的幻想的才能，
我们能领会一切——能领会法文俏皮话的
含义，
也能领会德国人晦涩的学风……

我们能记住一切——能记住巴黎街头的苦
况，
也能记住威尼斯的阴冷，

① 斯芬克斯为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女妖，给忒拜人出谜语，谁猜错了，她就把谁吃掉。后来这谜语被奥狄浦斯揭开，她因羞愧投崖而死。

能记住柠檬林远远传来的芳香，
也能记住科隆^① 云烟缭绕的山峰……

我们爱血肉——爱它的味道，爱它的颜色，
也爱它令人窒息的、难闻的气味……
假如你们的骨骼在我们粗大而温柔的手掌
中
瘳然折断，难道这也是我们的罪？

我们习惯于抓住缰绳
驾驭奔腾跳跃的骏马，
敲断马匹粗大的骺骨，
迫使执拗倔强的女奴听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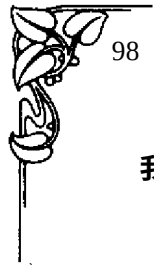
到我们这里来吧！把可怕的战争
化作和平的友谊！
为时未晚——把昔日的宝剑插入剑鞘，
伙伴们，我们将成为亲爱的兄弟！

假如不这样——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
对背信弃义，我们也有方法！
百年，千年，我们遥远未来的苦难的后裔，
将会对你们诅咒，唾骂！

在美丽的欧洲面前，

① 西德城市。





我们的森林、田野辽阔富裕！
我们把自己亚洲人的脸转向你们，
向你们发出至诚的呼吁！

大家一起去吧，到乌拉尔^①去！
去同野蛮的蒙古汗国的军队周旋，
在金戈铁马的浴血奋战中
肃清我们战场上弥漫的硝烟！

可是我们自己，今后不再是你们的盾牌，
今后我们自己决不会参加战斗，
我们将张着自己细小的眼睛，
看你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

即使凶暴的野蛮人搜索尸体的口袋，
放火烧城，把马群赶入教堂，
或者把白种弟兄的尸身煮熟吞食，
我们也决不轻易离开原来的地方！……

旧世界，你要明白，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我们用简陋的弦琴，
把大家召集到愉快、友好的宴会上，
为劳动和和平的生活而欢欣！

1918 年
张草纫译)

① 欧亚界线上的山区。

马雅可夫斯基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 - 1930)是苏联伟大的革命诗人。他生于格鲁吉亚的巴格达季村(现名马雅可夫斯基村),父亲是林务官。诗人童年时就接触不少俄罗斯古典作家和民间文学作品。1905年革命前夕,马雅可夫斯基参加了中学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示威游行等活动。

1906年,马雅可夫斯基的父亲去世,全家迁往莫斯科。在那儿,马雅可夫斯基接近了革命的大学生,大约在1908年初,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康士坦丁同志’为名,进行地下宣传工作,领导工人小组的活动。马雅可夫斯基曾先后三次被捕,在狱中,他阅读了大量书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吸引着他。从这时起,他决定毕生从事文学创作,并写出了最初的诗篇。

马雅可夫斯基开始写作时正是颓废文学流行的年代。他曾受到标榜革新诗歌形式的未来派的迷惑,成了它的成员之一。他的第一篇诗就是发表在未来派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中的。但是马雅可夫斯基1912年以后的创作中已经可以看出某些社会主题和革命倾向,如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诗篇《战争与世界》(1917)。

十月革命使诗人的创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时诗人参加在斯莫尔尼宫的工作,热烈欢呼革命的胜利。诗人的高昂情绪反映在《我们的进行曲》(1918)、《向左进行曲》(1919)等诗篇中。1918年写成讽刺剧《宗教滑稽剧》,虽然它采用了宗教故事和怪诞形式,但从倾向性来说,这是在苏联剧院中上演的第一个革命的剧本。

1919年,马雅可夫斯基创办了《罗斯塔之窗》,以配有短诗和标语的宣传画作为打击白匪和资产阶级的武器。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罗斯塔之窗》有力地配合了恢复建设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罗斯塔之窗》的工作给予诗人以思想上和语言上的锻炼,使他逐渐摆脱未来派的影响,创作出简洁精练的诗句。

1921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成长诗《一亿五千万》,这首诗通过代表俄罗斯革命人民的勇士伊凡和掠夺成性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斗争,将两个世界的力量作了对比,但诗中还存在一些复杂难解的语句。这时期马雅可夫斯基还写





了有名的讽刺官僚主义的短诗《开会迷》(922),受到列宁的称赞。

1924年诗人写成标志他创作高峰的长诗《列宁》。长期塑造了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的形象,展示了列宁主义产生和必然取得胜利的历史规律性。诗人叙述了列宁诞生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再现了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运动,并表达了诗人和全苏联人民对列宁逝世的深切悲哀。诗人形象地将列宁和党比喻为双生子,说明列宁和人民、和党的不可分割性。《列宁》是世界文学中描写无产阶级领袖最早的和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1925年马雅可夫斯基在欧洲和美洲作了一次长期旅行,写成著名的美国组诗和特写《戏现了美洲》,抨击资本主义世界中人压迫人的罪恶现象。1927年写成另一部长诗《好》,描写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此后十年间国内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热情地歌颂了在劳动和战斗中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1926年至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作:

电影脚本、儿童读物、讽刺诗、抒情长诗《给聂德同志——轮船和人》(1926)以及讽刺剧本《臭虫》(1928;《裸堂》,1929—1930)等。这时期诗人还写了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和自豪感的著名短诗《苏联护照》(929),以及歌颂中国革命的诗篇《滚出中国去》等。

1930年,诗人为了向党向人民汇报自己的工作,筹备“二十年的工作”展览会,在会上,他朗诵了自己最后的诗篇《敞开喉咙歌唱》第一序曲(930)。

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诗篇中宣称诗人的笔是革命战斗的武器,他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事业,是十月革命的歌手。他的以重音为基础的阶梯诗,节奏鲜明有力,在苏联诗歌的革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列 宁

.....

我们

要安葬一个人,

这是在人世上

生活过的

一切人们中
最现实的人。
他是最现实的，
但绝不是
眼睛只盯着
自己食槽的
那种人。
他一眼
望尽了
整个世界，
看透了
时间掩盖着的
一切。
他，正同
你们和我，
完全是一样的人，
不过，
思想
在他的眼窝附近
也许掘下了
比我们
更多的皱纹，
而他的嘴唇
比我们的
更善于讽刺、更果决坚强。
但这不是
驾着凯旋的马车，



紧抖着缰绳，
把你压在地上的
那种暴吏式的专横。

他
对同志
满怀着人性的温暖，
和悦可亲。

他
站在
敌人面前，
比钢铁还强硬。

.....
时间
偷走了
资本的
日子，
使它探照灯似的光芒
暗淡了。

时间
诞生了
卡尔——
列宁的
大哥
马克思。
马克思！
白发肖像的镜框

挂在我们眼前。

他的生命

同想象

距离得多么远啊！

人们

只看见

一个禁锢在大理石中、

石膏

使他变得毫无热情的老人。

但是，

当工人们

在革命的小径上

迈出

最初的

一步，

啊，马克思

曾经用怎样难以置信的烈火

燃烧过

自己的心和思想！

仿佛

他亲身站立在

每一个工厂里，

仿佛

他亲自干着每一种劳动，

手上长满了茧子，

他抓住了

剥削剩余价值的人们的手，

象是



捕获了一名现行罪犯。

在那里,人们矮小的身子战栗着,

甚至不敢把自己

的眼

抬高到

交易所经纪人的

肚脐,

马克思

领导着

用阶级斗争

杀死

那已经成长为大牛的

黄金的

牛犊。

我们还以为——

这只是偶发事件的波浪

旋转着,

把我们

投向

共产主义的

港湾。

马克思

发现了

历史的法则,

让无产阶级

来掌舵。

马克思的书

不是排版的活字盘，
也不是枯燥乏味的
一行一行的数字，——
马克思
使工人
站起来，
使他们
排成
比数字还要整齐的队伍。
他领导着他们，
他说：
“战斗的时候要卧倒。
事实——
是智慧估计的
校正器。”
他将要来到，
他就要来到了，
那伟大的实践者，
他将要来指挥
战场，
而不是纸上谈兵！
当他用思想的磨盘
磨着最后的一粒，
当他用蜡一般焦黄的手
写着
要写的东西，
我知道，



马克思

看见了

克里姆林的幻景，

和在红色的莫斯科上空

飘扬的

公社的旗帜。

时光成熟了，

熟透了，

好象甜瓜一般，

无产阶级

长大了，

由孩子变成大人。

资本的

陡峭的堡垒

被巨浪冲倒，

冲得粉碎。

在那些年代，

多少

雷雨

在成长中

接连不断地

发出轰鸣。

愤怒的增长

最后

酿成了起义，

革命

在起义爆发后

仍然不断地成长。

资产者的

野兽般的性格

是残暴的。

被蒂耶尔们屠杀了的

祖先们，

巴黎公神战士们的阴灵，

悲泣着，呻吟着，

直到如今

还在巴黎的垣墙下

高声呼喊：

‘听啊，同志们！

看哪，兄弟们！

单干的人是悲哀的——

学我们的样子吧！

共同来爆炸！

一起来攻打！

挥一挥

拳头

把工人阶级

召集起来。”

有人说：

‘我们是领袖，’

其实他们——

是些草

包。

要透过漂亮的词句



看穿

那自私自利的人！

我们将要有这样的

领袖，

在琐碎事情上也同我们在

一起——

他比面包还单纯，

比钢轨还正直。

仿佛是阶级、

信仰、

阶层

和方言的混合体，

大地

在车输似的卢布上旋转。

资本

好象矛盾的刺猬，

长得十分大，

长得十分结实，

刺刀似地纵着它的硬

毛。

共产主义的

怪影

在欧洲游荡着，

他走开了，

可是又在

遥远的地方出现……

正因为这样

在西姆比尔斯克的偏僻地方
才诞生了
一个普通的孩子
列宁。

.....

我想要

使这个
最庄严的字——

“党”

重新发光。

单独的一个人！

谁还需要他？！

单独的一个人的声音，

比啁啾的鸟声还要低微。

谁去听他？——

只有他的老婆！

并且

不是在市场上，

而只是当两人在一起。

党——

这是

低沉的、细微的呼声

汇合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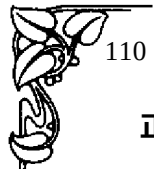
弥天漫地的飓风，

敌人的堡垒

能被这飓风

完全摧毁，





正如在炮声隆隆中

耳膜

被大炮震破。

一个人,当他孤独的时候,

一定感到难过。

一个人是非哀的,

一个人不能成为战士,——

每一个体力健壮的人

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甚至身体孱弱的两个人,

只要他们结成一体。

假如

渺小的人们能结成

一个党,——

敌人,你投降吧,

驯服吧,

倒下吧!

党——

是一只长着百万个指头的手,

紧握成

一个

能毁灭一切的拳头。

单独一个人——微不足道,

单独一个人——等于

零,

一个人——

甚至于

一个很显要的人——

他举不起

一根普通的

直径五寸粗的木头，

更不必说

五层的大楼。

党——

这是

彼此紧紧地

靠拢在一起的

千百万只肩膀。

我们结成了党

成以把一座座的建筑物

互相支撑着，

向上举起，

一直举到天上。

党——

是工人阶级的脊骨。

党——

是我们事业的永生。

党——唯有党

永远不会背弃我。

今天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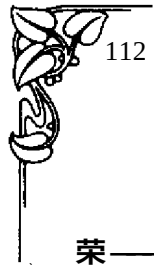
明天

我要在地图上擦掉所

有的王国。

阶级的头脑，





阶级的事业，

阶级的力量，

阶级的光

荣——

这就是党。

党和列宁——

一对双生的弟兄，——

在母亲——历史——看来

谁个更为可贵？

我们说——列宁，

我们是在指着——

党，

我们说——

党，

我们是在指着——

列宁。

.....

当我

总结

我经历过的一切，

在过去的日子里探索——

哪里有最鲜明的日子，

我老是记着

一件事情——

二十五日，

这最难忘的一天。

电光的闪耀

象刺刀似地

刺向四方，

海员们

象玩皮球一般

玩着炸弹。

炸弹声

把不安的斯莫尔尼

震动得发抖。

楼下是系着子弹带的

机关枪手。

‘斯大林同志

叫你们

去。

向右

第三个房间，

他

就在那里。”

‘同志们，

不要停！

干吧停下？

搭上装甲汽车

去占领邮政局！”

‘是！’

一转身

马上就不见了，

只有



海军士兵

帽子上的飘带

在灯光下

闪出了——

‘阿芙乐尔’号。

有的拿着命令跑来，

有的站在一群争论的人们中

间，

有的

在左膝上扳着枪机

哗啦啦地响。

从走廊的那一头

侧着身子

走来了

列宁，

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由伊里奇

带入战斗的

士兵们，

虽然都见过

他的象片，

但是还没有认出这就是他，

大家拥挤着，

叫喊着，

一个声音压倒另一个声音，

他们叫得

比剃刀还要锋利。

在这期待已久的

伊里奇

好象有点

倦意，

他一步一步走着，

站住了，

两手

抄在背后，

眯缝起眼睛，

望着他们。

他把百发百中的目光

投向

一个打着裹腿、

穿着破衣服的

青年，

就仿佛

他用语言

掏出了青年的心，

就仿佛

他用话语

偷走了青年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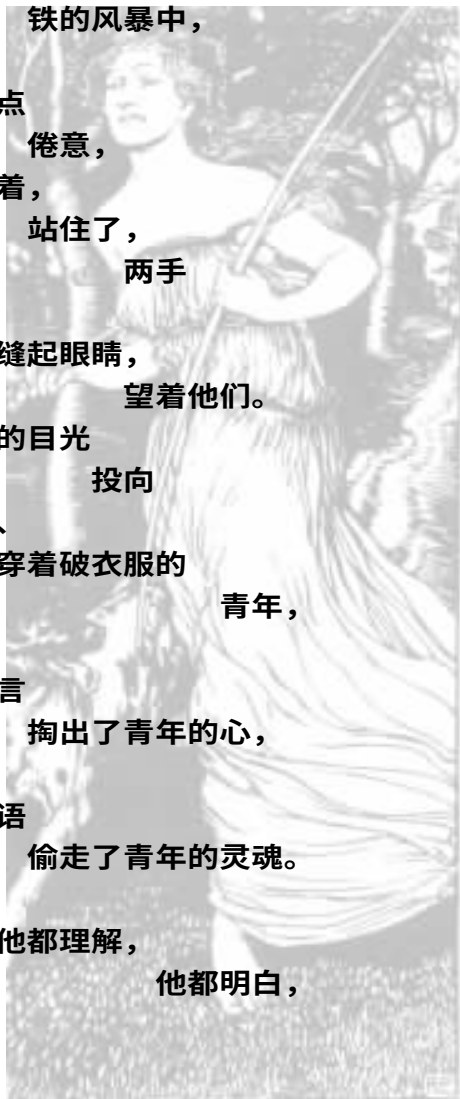
我知道，

一切他都理解，

他都明白，

这一眼

大概



看清了一切——

农民的呼声、

前线的哀泣、

诺贝尔工厂工人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

的决心。

他的脑海里

转动着

几百个省份，

装着

将近十五万万的

人。

夜间

他

盘算着

世界，

早晨：

‘告诉一切的人！

告诉一切的人！

把这告诉一切的

人——

告诉鲜血灌醉的

前线，

告诉被富人们

奴役的

每一个民族的

奴隶们：——

政权归于苏维埃！
土地归于农民！
和平归于各民族的人民！
面包归于饥饿的人们！”
资产阶级

说道：

‘等着瞧吧，
把你们一网打尽！”

他们挺起肚子，

做出肯定的结论——

杜鹤宁和科尔尼洛夫

会给他们厉害，

古契可夫和克伦斯基

会把厉害给他们。

但是战事沉寂的

前线

接受了列宁这些话——

乡村

和城市

贴满了告示，

甚至于

烧透了

不识字的人们的心。

我们知道，

吃到了他们一再说过的

‘厉害’的，

不是我们，



而正是他们。

‘给茅屋以和平，
给宫殿以战争，

战争，

战争！”

这个话

由亲人

传给朋友，

由朋友传到远方，

打动了人们的心。

每一个工厂和车间

都在战斗，

象撒豆子一样，

人们涌出了城市，

背后

十月的步伐

瞄准了

燃烧着的

贵族庄园的

路标。

土地

曾是鞭打农民时铺在身下的垫子，

现在农民

突然把它

连同它所有的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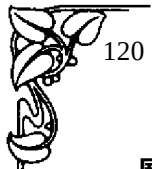
和小山

夺过来，



按住,紧紧地包起,
象包紧一块大面包。
资产阶级
戴着眼镜,
狠狠地吐了口唾味,
向着王国和公国
抱头鼠窜。
滚蛋吧!
我们将要使每一个
老妈子
都学会
管理国家!
我们暂时
靠轮转
印刷机的生产而生活。
从战壕里
飞向
德国人的耳朵:
‘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出来吧,交个朋友!’
前线
都搭上了
蜗牛似的暖车。
一撮土怎能堵住
这样的
洪流?
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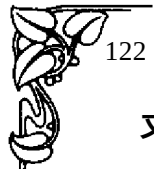




我们的船正在危急中——
威廉皮靴上的马刺
比尼古拉的更尖更长，
想要踏过
苏维埃国家的边疆。
社会革命党人
披着敞开的斗篷，
把逃进空谈中的人们
抓住，
拉去，
象武士似的，
挥起愚蠢的短剑，
神气十足地
要去击溃
那些装甲的怪物！
伊里奇
象报晓的雄鸡
高声叫道：
“不要动！”
让党
肩负起
这副重担。
我们要取得
‘耻辱的’布列斯特的喘息。
损失——空间，
赢得——时间。”
为了我们

在喘息的时间内
不至于窒息，
为了人人都知道——
“记住我们的打击”，
我们
不用练兵的方式，
而用思想训练好自己，
整起队伍吧，
象红军的
队伍一样。
历史学家
撕掉了画着多头蛇的宣传画：
“这条多头蛇究竟有过
还是没有？”
可是我们
却认识过
这条多头蛇，
知道它
有多么大。
“我们要勇敢地走向战斗，
争取苏维埃政权，
我们万众一心，努力作战！
争取理想的实现！”
邓尼金来了。
把邓尼金摔出去，
大炮炸毁的基地
又重新筑起。





又给你们派来一个弗兰格尔——

代替邓尼金。

干掉了男爵——

又来了高尔察克。

我们吃着树皮，

在泥沼里扎营，

但是我们不断前进，

象百万颗红色的星星，

伊里奇——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他关怀着

一万五千里战线上的

每一个人。

周围

一万五千里，

纵横

该有多少！

每一所房子

都要攻击，

每一个人

都要从间洞里

防备敌人。

社会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

昼夜在窥探——

这里毒蛇似地咬你一口，

那里猛不防吹你一刀。

你知道

走向密海尔逊工厂的

道路吗？

跟着伊里奇的创伤

流出的血迹

你可以找到它。

社会革命党人

打得

不很准——

枪的另外一头

正打中

他们自己。

但是饥饿的进攻、

伤寒的围困，

比炸弹

和手枪的子弹更可怕。

看哪——

苍蝇

在面包屑上打转，

在一九一八年

它们

比我们吃得还饱，——

为了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

大冷天

我们在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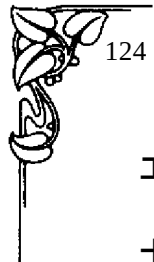
常常要站

一天一夜。

好，就去种吧，

好，





就把工厂毁掉，——
工厂种上了马铃薯——
谁不觉得可惜！
十座大楼的
造船厂
吐着浓烟，
响着汽笛，
在制造打火机。
可是富农们，
又是黄油，又是面包。
清算富农
是简单而又正确的事情——
他们藏起粮食，
把居古拉票子
和克伦票子
都放到钱罐里埋起。
我们知道——
饥饿
扫荡着一切，
这时需要的是镇压，
而不是蜡样的亲切，
列宁
用粮食征集队
和粮食征集制，
起来
同富农战斗。
难道

在这样的時候
‘民主主義者’這個字眼
還會鑽進
哪個傻瓜的腦袋？！
如果要打，
就把他們打得
血流成河：
勝利的关键——
在於鐵的專政。
我們勝利了，
但我們
却遍體鱗傷：
機器停頓了，
渾身上下——
破破烂爛。
一片片的瓦礫場！
一堆堆的破紙似的襤褸！
去，沖洗它！
沖洗乾淨！
港口在哪裡？
港口的燈塔
已經毀掉，
我們的船要翻了，
桅杆
觸動着波浪！
我們要上去了——
右舷上



载着

一万万农民。

敌人们高兴得

嚎叫，狂笑，

但是

只有伊里奇才能这样，——

他猛然

扭转了

舵轮，

一下子

转了二十度。

马上风平浪静，

甚至让人感到惊奇；

农民们

向码头

运来了粮食。

最常见的招牌是

“收购”、

“出售”，

——新经济政策。

列宁眯起了眼睛：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你要学会使用尺子，

不学——

那就糟糕。”

海岸摇晃着

疲乏的

船员。

我们已经习惯了风暴，

敌人的诡计算得什么？

伊里奇

已经指出

深深的港湾，

登陆的

地点

也已经找到，

苏维埃共和国的巨舰

平稳地

驶入

世界，

开进建设的船坞。

列宁

亲自

这里拿一块钢铁，

那里拿一根木料，

修理

撞坏了的

地方。

他把合作社、

小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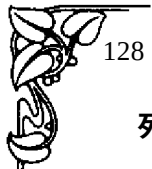
和大公司

拿来，

按照它们的大小，

作为修船用的钢板。





列宁

又成了

我们的领航，

左右前后

都是炮火。

现在

我们

由肉搏和冲锋

转向

劳动的围攻。

我们

缜密地考虑过，

决定退却。

有人灰心丧气——

上了海岸，

走向起重机后边。

现在要前进了！

退却已经告终。

俄罗斯共产党

发出了命令：上船！

公社——是千年万代的大业，

十年算得了什么？

前进——

新经济政策

就要成为过去。

我们推进得

虽然百倍地缓慢，



但却是
百万倍地
稳固而牢实。
小资产阶级的
自发力
也还吹起了
一阵
死沉沉的微波，
但是电光
吞食了
静静的阴云，
全世界的
大雷雨
已经来临。
敌人越来越少，
新的敌人
又代替了他们，
好，——
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天空
烧得通红，
“但是
去完成这个，
比论述这个，
更为
有益。”
现在，
如果您正在喝茶，





如果您正在吃饭，

那末我们

吃完午餐

就到各个工厂去看看，

我们知道——

无产阶级——是胜利者，

而列宁——

是胜利的组织人。

从共产国际

直到用新铜铸造

印着镰刀与铁锤的

当当作响的戈比，

都是一篇

由胜利走向胜利的

伊里奇的脚步写下的

未完的史诗。

革命——

是很沉重的东西，

一个人举不起它——

腿会折断的。

但是列宁，

他的意志坚强，

智慧深沉，

在同样的人们中间

他是最伟大的人。

所有的国家都站起来了，

一个接着一个——

伊里奇的手

正确地指示着

各民族的人民——

黑的、

白的、

有色的——

都站到

共产国际的旗帜下。

帝国主义高塔的

坚固的圆柱——

全世界五大洲的

资产阶级，

恭恭敬敬地

举起

大礼帽和王冠，

向着伊里奇的苏维埃共和国

鞠躬。

我们

不怕

任何人的威胁，

我们

乘着劳动的火车

向前驶去……

突然

传来一个最沉重的消息——

伊里奇

逝世了。



黎新译,选自《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0 年版)

○好!

一七

.....

我赞美

祖国的

现在,

但三倍地赞美——

祖国的将来。

我

爱我们

伟大的计划,

一跨

一沙绳的大步。

我喜欢

我们高唱着

走向工作

走向战斗的

进行曲。

我看见——

在今天垃圾还腐烂的地方,

在只有一片荒漠的地方,——

我一眼入地一沙绳,

我看见,

公社的
大厦
正从地下向上茁长。
谁还相信那
大自然的
赐与，
它只能给我们
一普特可怜的干草，
农民
长满茧子的心
已经转向
拖拉机。
而计划，
从前
贫困的制动机
常常使它们停在
额头的车站上，
今天
取得了
钢铁和砖石的外形，
从浅蓝色的日子里
高高站起。
而我，
象歌唱诞生在
劳动与战斗中的
人类的春天，
歌唱



我的祖国，
我的共和国！

一九

我

差不多走遍了
整个的
地球，——

生活

是好的，
生活得

很好。
可是在我们

战斗的沸腾的欢乐中——
比那还要好得多。
长蛇似的大街

在蜿蜒着。
长蛇的两旁

是高大的楼房。
大街——

我的。
楼房——

我的。
商店

开着
窗户，

高高站着。
橱窗里

陈列着各种物产：

美酒、

水果。

纱罩

挡住了苍蝇。

干酪

十分新鲜。

灯光

辉煌。

“减

价”。

我的

合作社

资金

雄厚。

生意

兴隆。

很好。

我站在

书店的

橱窗前。

我的

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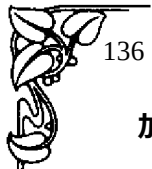
摆在诗歌架上。

我很高兴——

这是

我的劳动





加入
我的共和国的
劳动。

.....

我们的共和国
在建设着，
成长着。

其他的国家
都已经
年迈苍苍。

历史——
走上坟墓的门口。

而我的
国家——
正在表春年少，——

创造吧，
发明吧，
试验吧！

欢乐已经来到。
我们不应该和你们
一同高兴吗？！

生活是美好的，
而且
是奇妙的。

我们可以
活到百岁
而



永不衰老。

我们的朝气
要一年年地

不断增长。

铁锤
和诗句啊，
赞美
这青春的大地。

1927 年

黎新译，选自《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叶赛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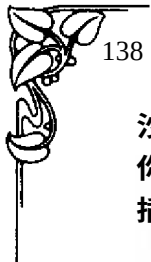
叶赛宁，С·А·（1895 - 1925）俄罗斯诗人，1916 年开始发表诗作。曾参加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意象派。叶赛宁对十月革命抱热情欢迎的态度，但这种革命热情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时有反复。1925 年 12 月由于精神抑郁症而自杀。叶赛宁的抒情诗善于描写优美的乡村风景，充满了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但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悲观颓废的情绪。

○“碧绿碧绿的头发”

碧绿碧绿的头发，
雪白雪白的胸膛，
腰肢纤弱的白桦啊，
为何偷觑着池塘？

风儿在对你耳语？





沙了在向你寒暄？
你想把月儿的梳子
插上你枝条的发辫？

告诉我你的秘密，
你的树木的思想，
我喜欢听你忧郁的
望秋凋零的声响。

白桦对我说道：
“我的好奇的朋友，
昨夜星光之下，
牧人在这里发愁。

月儿射出寒光，
树木伸长了影子。
他走到我的近旁，
抱住我光赤的身子。

他发出一声长叹，
在枝叶声中开口：
“再见吧，我的友人，
到明岁鹤归时候。””

○ “我不惋惜，不呼唤，也不哭泣”

我不惋惜，不呼唤，也不哭泣，



一切会消失,像苹果树上的晨雾。
我身上已经堆满了金黄的枯叶,
如何能保持年少的翩翩风度。

心儿啊,如今你已经冷如死灰,
如何再能像过去那样跳动。
那遍地栽种白桦树的故家园林,
不再吸引我赤着脚飞奔腾踊。

流浪者的心魂啊,你越来越难得
开启你那充满激情的嘴唇。
啊,火热的目光,激荡的情感,
还有我那随流水消逝的青春!

现在我已经不抱多大希望,
我的生活啊,也许是一场春梦?
仿佛我骑着一匹桃红的骏马,
在鸟语花香的春朝奔了一程。

我们,所有的世人都会老朽,
槭树萎黄的叶子在慢慢地凋零……
只要经历过兴盛而后死亡,
那么你已经算是毕生大幸。

张草纫译)



○“一切生物特有的樗”

一切生物特有的标志，
从小就会露出苗头。
如果我没有成为诗人，
也许就成了骗子、小偷。

我小时虽然瘦弱、矮小，
在孩子中间一直是英雄，
我常常被打得鼻破血流，
忍着疼痛回到家中。

受惊的妈妈迎面走来，
我张开流血的嘴唇说道：
“我绊在石头上摔了一下，
没关系，伤口马上会长好。”

当年热血沸腾的激情，
到如今已经完全冷却，
但不肯安分的顽强力量，
却还在我的诗歌中倾泻。

一行行辞藻华丽的诗句，
字里行间随处反映出
一个喜欢淘气的莽撞汉
在年轻时代的飞扬跋扈。

我仍像当年,勇敢而自豪,
可是却也有一点差异……
过去我常被打伤脸部
如今我心灵上已鲜血淋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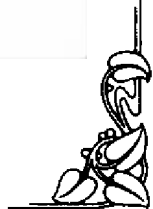
如今我不是向妈妈解释,
而是向旁观冷笑的群小:
“我绊在石头上摔了一下,
没关系,伤口马上会长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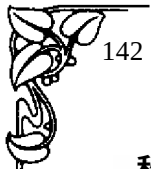
○ “发光吧,星星,不要坠落”

发光吧,星星,不要坠落,
把你的寒光射到地上。
在那墓地的围墙之内,
已没有活着跳动心脏。

八月的夜晚你照亮麦田,
静悄悄的田野使人觉得
一种摧人心肺的颤栗,
像无法展翅高飞的仙鹤。

于是我抬头遥望四野,
又像是在林边,又像是在山下,
我又听见了谁的歌声,
歌唱着故乡,歌唱着老家。





秋天把一切染上金黄色，
使白桦的树叶渐渐干枯，
为一切爱过而抛弃的人们
而痛哭，像落叶飘坠于沙土。

我知道，知道。用不了多久，
不关他人，也不怨自己，
在低低的墓地围墙之下，
也将躺着我自己的尸体。

热情的火焰将会熄灭，
血肉将变成一堆粪土。
朋友们会竖立灰石的墓碑，
碑上镌刻着悦人的诗句。

我心领朋友们吊唁的哀思，
可也要为自己写上两句：
他生前热爱祖国和故乡，
像酒徒热爱街头的酒铺。

○“窗上月色娟娟”

窗上月色娟娟，窗下凉风轻飏，
落去树叶的白杨闪着银色的微光。

远处的手风琴如泣如诉,单调而哀怨——
它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遥远。
这沉郁的歌声既像笑语,又像啼哭。
我那棵古老的椴树啊,如今你在何处?

那时候我自己也在一个节日的清晨,
走到心爱的姑娘窗下,拉着手风琴。

心爱的人儿啊,如今我对你已微不足道。
听着别人的歌声,我流着眼泪微笑。

○ “手风琴啊,响亮地歌唱吧”

手风琴啊,响亮地歌唱吧,手风琴啊,大胆
地歌唱!

我可是想起了青春,那早已逝去的青春?
白杨啊,不要鸣响,道路啊,不要扬尘,
让这歌声传到我心爱的姑娘家门。

让她听到歌声,让她嚤嚤哭泣。
别人的青春对她已经毫无关系。
即使还有关系——也不要感到痛苦。
我欢乐啊,在何处?我的命运啊,在何处?

歌声啊,唱得更高些,歌声啊,唱得更响些。
过去的一切反正已经云消烟灭。
昔日的风华,昔日的豪情,昔日的精神,



如今只剩手风琴伴奏下的忧郁的歌吟。

○ “一片雪白的原野”

一片雪白的原野，一轮洁白的明月，
我们的土地仿佛覆盖着白色的尸衣。
一身缟素的白桦在树林里哀哀啜泣。
是谁去世了？是谁？也许是我自己？

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Б·П· (1890 - 1960) 俄罗斯作家、诗人，出身于一个著名画家家庭。

帕斯捷尔纳克自 1913 年开始发表诗作。早期诗集有《云雾中的双子座》、《生活是我的》。1924 年创作了革命英雄史诗《崇高的疾病》。塑造了列宁的形象。他的长诗《一九〇五年》和《鲍密特中尉》受到过高尔基的好评。卫国战争期间曾写有歌颂战斗英雄和劳动者的诗歌，出版了诗集《在早班列车上》和《辽阔的大地》。五十年代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而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诗人的最后作品为《割晴时》(1956 - 1959)。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天才的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生活的乐趣和热爱祖国之情，在表现人的情感和追求方面着墨颇劲，诗句凝炼、含蓄。

○ “醉心扬名为人唾弃”

醉心扬名为人唾弃，
高升并非赖它可及。
勿耗费心思积存档案，
对手稿不必倍加珍惜。



创作的目的是贡献自我，
既非炫耀，也非获得，
可耻的是胃腹空空如也，
人人口诛，个个斥责。

人不可徒有虚名，
应该这样度过一生：
胸中能容五洲四海之爱，
临终听得到未来呼唤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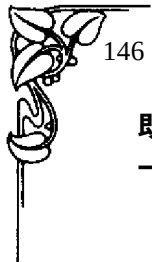
宁可在命运里留下空白，
不能将它存于诗稿之中。
人生的篇章段落啊
要在篇篇诗页上标明。

在默默无闻中潜藏自己，
遮掩住个人的足迹，
宛若坠入雾霭深深，
辨别不出方向物体。

你所走过的道路，
将一寸寸为他人跨越；
是失败抑或胜利，
你勿自行加以评说。

你一丝一毫也不能
在人前告退屈尊；





既然是生存就得活，
一直活到不再生存。

○“暮色纤细赛过发丝”

暮色纤细赛过发丝，
透过树木洒向路边。
女郎差在这林间小径
递交给我一札邮件。



沿着猫狐踩出的爪迹，
沿着狐猫踩出的小径，
我匆匆回到自家屋里，
品味信件，意惬心轻。

国家、疆界、湖泊、山岭，
峡谷、洼地和广袤大陆，
讨论、总结、简评，
青年、老年以及那孩童。

至为尊重的男人来信！
你们的信没有一封
是只见枯燥的例证
而看不到智慧、聪颖。

珍贵无比的女士来函！
我简直从雾中跌下世间。

我今生再世都是属于你们，——
我向你们发誓，——现在直到永远。

哦，还有你们，集邮爱好者们！
假如在我这陋室的是你们，
只消那时间片刻
便能得到如许珍贵的礼！

○独特的日子

多年来每逢严寒的季节，
我清楚记得冬至这天。
它每次均独具特点，
虽然这日子反复再三。

这种独特的日子
逐渐连成长长的一串，
每当这时我们似乎觉得
时间已不再移转。

我记得分外清晰：
时日已近冬季中期，
道路发潮，檐边滴水，
冰面上映着太阳的暖意。

热恋的男女似乎在梦中
紧紧偎依着彼此的身体，



林中草地的树干上
棕鸟巢透发着汗气。

指针辗转在钟表盘上，
睡眠惺忪充满倦意。
似乎一天比一个世纪还长，
拥抱着不愿松开双臂。

○ “爱恋他人——痛苦难捱”

爱恋他人——痛苦难捱，
而你却如此惹人喜爱”
你美丽的奥妙究竟何在，
像生活本身一样难猜。

春日里听得见簌簌梦声，
新闻轶事也悄悄流传。
你就是来自这样的家庭，
思想无私如空气一般。
醒悟不须费很大力气，
要从心灵深处扫尽语言垃圾。
从此清白无垢地生活下去，——
这一切均非力所不及。

○ “我对任何事情……”

我对任何事情都愿

觅踪索源：
工作，寻路，
爱情的纷乱。

认清流年的本质，
看懂发生的原因，
找到依据，挖得主根，
直达事物内心。

只有时时抓住那
命运和事件的来龙去脉，
才能有所发现，更好地生活，
才能思考、感受和爱……

阿谢耶夫

阿谢耶夫，H·H· (1889 - 1963) 俄罗斯诗人，自 1913 年开始发表作品。问世诗集有：《深夜长笛》、《坚强的夜莺》、《欧克萨娜》、《炸弹》、《沉思》等。诗人的长诗《斯维尔德洛夫的暴风雨》、《谢苗·普罗斯卡科夫》、《二十六名》及诗作《蓝色的骠骑兵》、《尔尼雪夫斯基》等都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长诗《布琼尼》中的《布琼尼进行曲》被谱成大众歌曲，长诗《马雅可夫斯基开始了》获苏联国家奖。

阿谢耶夫是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传统的继承者。诗人早期曾追随未来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帮助下他克服了这种影响，开始歌颂新的、苏维埃的现实与苏维埃新人，晚期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命运有抒情的哲学性的思考。对妇女强烈而深沉的爱、热切而纯洁的感情是诗人抒情诗主人公的特点。

选诗译自《岁月的追忆》(1956 年版)、《4 月的诗》(1977 年版)及《俄苏诗选》(1957 年版)、《五十年代抒情诗》(1978 年版)、《流行诗歌五千行》(1976 年版)。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你那金色的秀发
有柔美的质地，
也不是因为你那金发有什么魅力，
我的心才一下子与其他的人
干净彻底地断绝了联系。

我牢牢地记住了你，
是因为许多年以前，
你既未呼喊，亦无非难之意，
良久地望着我的眼睛像入了迷。

我日益强烈地爱的正是这个你，
我对你有越来越多的柔情蜜意。
你说你的名字叫阿克萨娜，
然后像阵风儿一般乘着春光走去。

那是在狂风把厚厚的雪层
扬到我们肩上的日子里，
是你，同我在一起，经受着折磨，
同时又高兴地迎接着一个个的白日。

在那里，歌儿像瓦灰色的飞雪，
轻轻地掠过唇边便振起双翅，
那里不许有神魂颠倒的爱，

也不许唱出爱的心曲。

那里的春天难耐沉寂，
它痛苦地抓住自己的衣领，
想钻到黄土之下去依傍白槭，
或是躲进那爆竹柳丛里。

不，不是因为你那年轻的秀发
有柔美的质地，
也不是因为你那秀发有什么魅力，
诗行里所掬出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1926 年

安郁琛译)

○海滨

——
鸫鸟飞出的巢窠，
它唱着一支晨歌，
空中有一颗金星闪亮，
变幻出了五光十色……

啊，如果不论在什么地方
都能想着有这颗星儿在闪烁，
不论什么时候
都能记得有这只鸟儿在唱歌！



二

海上，
垂下一片云朵，
瓦蓝、肃穆，光彩烁烁，
可是我一口气就能把它吹掉，
让它变得阴湿、灰暗，失去原色。

三

心上，
袭来仇恨的恶魔，
沉闷、阴森，低低的前额，
可是这个不声不响的荷物，
我能用心脏的跳动把它掀落。

1949 年

○房

我用诗歌筑起了一幢房，
镶着明明净净的玻璃窗，
窗上闪着浮云的影子，
暴风雨把它们扫到了一旁。

我亲自创过自己的诗行，
四角都用和音固定上，
圆木一排接一排地向上堆起，
一直堆到高耸的人字梁。

现在我有了一幢简单无饰的住房，

朋友们都到我这里探望，
他们的话可不是言之无物，
不爱这样的人可太不应当。

亲切、心爱的书籍的创作者
为我打开了能看见世界的窗，
朋友们来举杯庆祝乔迁之喜，
他们的忠诚悠悠久长。

彩云啊，请飞进我的窗，
松树啊，请挺直身躯走入我的房，
时间的河水啊，请你尽情地流淌吧，
我打开房门邀请星星的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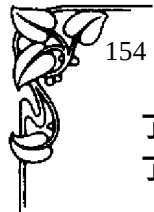
1954 年

○致友人

我想严肃认真地了解生活：
了解禾穗与白桦树的重量有几多，
为什么它们要低垂头颅，
什么使它们向着蓝蓝的天空
生长得蓬蓬勃勃，
这种了解会使我的诗句
象禾粒能破土萌芽那样正确无误。

我想严肃认真地了解生活：
了解隆隆有声的雷雨和泛滥的江河，





了解活生生的心脏的跳动，
了解这个充满了各种奇迹的世界
为什么还未被识破，
地球正在那里像一个舰体
运动着，永远不休不辍。

我望着鸟儿来来往往地飞过，
我看到身边人们的颜面在变化，
是时间对他们的催促如刀割火灼，
是困难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迫……
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困难
能使日出受到阻遏。

不仅是冬天的冰雪的袭击
让我感到寒冷而瑟缩，
不，也不只是夏天的炎热
在生活中支配着我；
我看到人们每天都在行动：
他们在思索，他们在拼搏。

车床在旋转，声息默默，
督促的铃声一遍遍响过，
矿工们排成队列，
到开采面去工作，
黑暗矿井的矮棚下，
矿工们的脚步毫不延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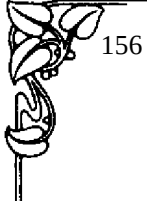
要了解他们的思想，
深入他们的生活，
要成为他们不朽业绩的追随者！
不要像云块那样
在飞驰前进的大地上空一闪而过；
要让他们的事迹刻到井筒木上，
和奖章一样显赫。

人的发展无法计测，
我们的劳动是桥梁，
能把各世纪联结得无间隔……
踏上这座多孔桥！
为了不让人头晕，可该说些什么？
再低下头来看看地毯的图案，
看看挤奶的操作，
这会使你所写的每一行诗
都能产生奶汁，哪怕不多！

时代的苗芽不朽而茁壮，
它像织机里织出布匹，
像钻石上磨出的棱角，
请把这苗芽溶入和声成为你的诗歌，
那么一切，即使是死亡
也不会影响我们大胆地创作！

1954 年





○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们啊，可怜的人们，
你们的生活该会多么寂寥与凄凉，
假如没有前奏曲，没有诗歌与幻想，
假如四周只有计算器与车床！

假如没有茵茵绿草的波澜荡漾。
假如没有朵朵鲜花的娇颜闪光，
假如花儿那盈盈的小口里
不吐出令人心旷神怡的芳香！

啊，请你们睁大眼睛观望，
请你们敞开注意力和听觉欣赏，
生活所赐予你们的一切，
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景象。

这是——黎明的第一片柔情
撒在白露癯癯的草地上，
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永恒的争论，
争论云雀和夜莺的歌唱。

1955 年

安郁琛译)

○“人们还是抓住钱不放”

人们还是抓住钱不放，
正如在克尔任涅茨河流域的闭塞时期
抓住十字架不放一样，
但是这种现象不能久长。

人们还在追求权力，
而并不了解权力的限度与价值，
但是会有另一种时代到来，
专权的现象不会永久延续。

人们还在追逐光荣，
猎取光荣的人众数不清，
他们很想死后在世界上
能留下一点哪怕很微弱的形影。

我觉得权力、荣誉和
咸味的海水都差不多：
渴的时间越久就越想喝，
而且怎么喝也不解渴。

那么你个人的不朽何所谓？
它不在于你怎么样，你在哪，你是谁，
它是世间人们的友好合作，
是全地球上人们的荟萃。



自从我们的地球能转动，
并且从久远的时代继续向前奔腾，
人们伟大的友谊还是第一次
开始初具雏形。

要让全世界所有的人：

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
都能团结一心，
踏入共同财富的疆域，
这疆域宽广无垠。

1956 年

肖像

人们啊，你们为什么不崇尚
自己坚贞不渝的诗人的行藏？
肖像上的诗人们神情凄怆，
似乎在疾呼后人谴责诽谤。

他们当中一些人丧生于决斗场，
另一些人心灵受到致死的重创，
因为无法抵御命运的摆布，
他们只得饮恨含冤自杀身亡。

人们不相信这些诗人的价值，
认为他们的创作十分荒唐，

生前人们对他们嘲笑、辱骂，
死后倒为他们树碑加以颂扬。

请快些让这些诗人起死还阳，
尽管他们穿着款式过时的衣裳，
尽管他们的照片已褪色、变黄，
但，他们有不朽的智慧与思想。

你们为什么不喜歡这些诗人？！
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杀伤？！
对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回答，
肖像上诗人们闪着抑郁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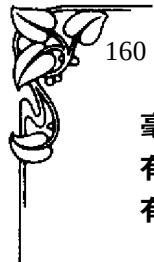
○朴素的诗行

夏日来得猛烈而突然，
充满绿色宁肯静的空间，
并非所有问题都已解决，
不是一切事情都有答案。

但是不需要任何提示，
有一个回答为我深谙：
全世界任何人都比不上
来自神话的女郎更秀娟。

她那意志坚定的双眼，





毫无畏惧地面对灾难；
有时它们蔚蓝得像雷阵雨，
有时又像暴风雪那么严寒。

人们会说我又弹起这根弦，
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观念：
没有人比她更美好，
她比霞光还娇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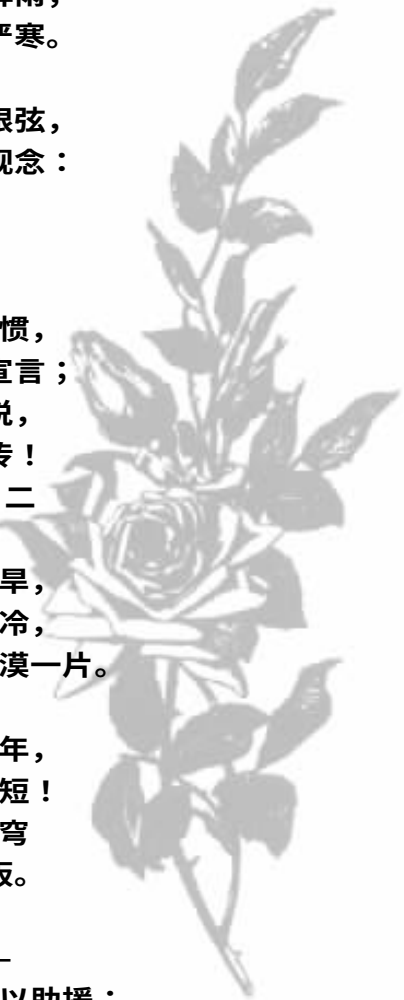
哦，你们已听得十分习惯，
你们习惯的是官方的宣言；
我的话不是为你们而说，
这是对未来几代的宣传！

二

没有你，我无法生活！
没有你，即使有雨也干旱，
没有你，即使热天也寒冷，
没有你，莫斯科也像荒漠一片。

没有你，我真的度日如年，
恨不能把时间敲碎、缩短！
没有你，甚至蓝色的天穹
也像石头一样僵死呆板。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敌人永远存在，朋友无以助援；
我什么都不想期待——



‘唯愿有你亲切的脚步声相伴。

三

什么道理？是我对你已习惯？
要知道，习惯了就不再敏感。
一旦眼睛里表现出冷漠平淡，
爱情就会变成痛苦不再甘甜。

而对你——我有时发火、翻脸，
你不同意——我就大声叫喊，
然而忧伤立刻袭上我的心头，
仿佛认为自己的信念不够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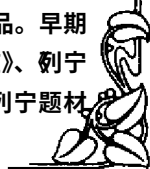
仿佛一旦我的心脏跳动激烈，
就需用第二颗心——你的心来平缓；
似乎两颗心可以共搏在一起，
有共同的苦恼、叹息与喜欢。

不，我对你不能习惯，不能习惯，
我了解，看得见，但不能习惯。
或许，你果真是我的同貌者，
或许，我正以诗歌将你呈现！

安郁琛译)

英贝尔

英贝尔，B·M·（1890—1972）俄罗斯女诗人。1910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诗集有《可悲的葡萄酒》、《痛苦的甘旨》，后著有《悄声说》、《书与心脏》、《列宁格勒的心灵》、《有雀斑的男孩》、《出租住宅》、《回家，回家》及有关列宁题材。



的《四月》等。她的长诗有：《旅行日记》、《普尔科夫子午线》、《冰之路》等。《普尔科夫子午线》曾获苏联国家奖。

英贝尔是一位长于平静思考与探究的诗人。她的早期作品含有对生活的爱及美好并清醒的讽刺；二十年代的诗作中反映了一个愿为新社会服务的诗人在意识中的转变；三十年代英贝尔获得了战胜旧的心灵的彻底胜利。早在卫国战争以前，她的作品就开始表现英雄精神。她的诗篇具有一种理性的泰然自若与调整精当的风格。她善于像操理家务似的使广大的天地适于生活，饱含温暖。她着意刻划社会主义道德的形成，反映新的人际关系中的亲热，探究“心田的领域”。

选诗译自《英贝尔诗选》（1950年版）。

○唱给尚未出生的儿子

摇篮曲)

夜踏着软爪走遍大地，
它像熊一样地喘着气，
小男孩生就地爱哭，
妈妈注定要唱摇篮曲。

我把那此亚梦赶跑，
为了让手指大的宝宝，
我亲爱的小男孩
能好好地睡觉。

窗外的风白朦朦，
月亮像玉盘冷冰冰，
天上有一颗蓝蓝的
五个角的亮星星。



儿子长得勇敢又强壮，
他会说：“我要走了。”
我就把鲜红的红领巾
系到他的脖子上。

一年又一年，
比鼓点儿还快，飞驰向前，
一岁岁的冬寒
躺倒在路上，压皱了尘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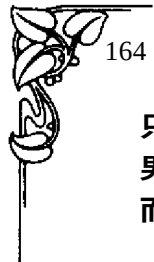
于是一个灰眼睛的共青团员，
嘴上已有茸毛出现，
他会把自身的使命
像口袋一样担在双肩。

而暂时，你还连一步
也没有迈出，
我灰眼睛的男孩，
你睡吧，我亲爱的小兔仔……

儿子把各色的邮票
贴到信件的一端，
从远方给我寄来了
许多的礼品与照片。

他来过故乡的港湾，





只是来看一眼。
男孩生就要去航行，
而妈妈注定要等待他返还。

又过了不少岁月，
一头银发如白雪。
心脏会说：“我累了，
再也无法不诀别。”

心脏永远停止了搏动，
噩耗将迅速传开，
穿过许多城市，
穿过江河与大海。

他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满怀慌乱不安的心绪，
男孩将痛苦地啼哭，
妈妈将永远安息。

可是眼下实际上，
一切都是另一个样：
小男孩睡在自己的小床里，
而妈妈在歌唱。

我手指大的小男孩，
我亲爱的小兔兔，
他的两只小手正抓着



他那第一条法兰绒的小裤裤。

1927 年

安郁琛译)

○操劳的女人的手

看上去它并不十分强壮，
你看它摇着睡篮里的孩子的模样……
可是，朋友，这只操劳的女人的手，
实际上却非常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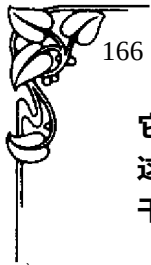
它不仅能料理自己的家当，
它不仅能把孩子温柔地抚养，
在祖国它到处像在家里，
在灾难中它能像盾一样遮挡。

当炸弹片飞到阁楼的屋架上，
顷刻之间房屋就会被烧光，
这只操劳的女人的手
早已代替了消防队员的手掌。

冒着子弹如雨下，冒着炮声如雷响，
冒着炮兵的轰击，一如拍岸浪，
它无畏地从战斗中背出伤员，
它在火线上给他们裹伤。

它熟知铁锹与尖镐的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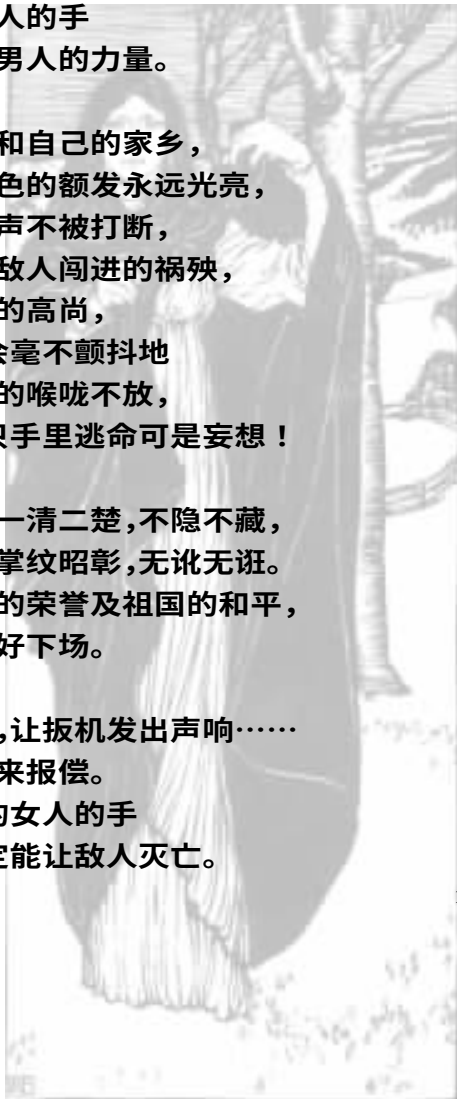


它挖战壕，铺桥板，
这只操劳的女人的手
干起活来有着男人的力量。

为了保卫祖国和自己的家乡，
为了让孩子栗色的额发永远光亮，
为了孩子的语声不被打断，
为了城市免遭敌人闯进的祸殃，
为了生活道路的高尚，
假如需要，它会毫不颤抖地
卡住任何坏蛋的喉咙不放，
试试看，从这只手里逃命可是妄想！

它所有的筋都一清二楚，不隐不藏，
它的一切都如掌纹昭彰，无讹无诟。
但谁要破坏它的荣誉及祖国的和平，
就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它会拉动炮门，让扳机发出声响……
或用随便什么来报偿。
它，这只操劳的女人的手
百发百中，一定能让敌人灭亡。



1941 年

○巴阳琴^①在柏林

你，身经百战的士兵的巴阳琴，
从库尔斯克的弧形地带到柏林，
你穿过森林与湖泊区域，
你走过的平原海一样广阔无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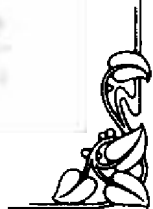
你强渡江河，跨越小溪，
收复着每一寸土地；
你善于不断地
鼓舞起战士们的情绪。

在极短促的休息和
瞬间的寂静时刻，
你曾被步兵拥抱在怀里，
你也曾在坦克的装甲钢板上坐过。

有一次你被弹片打伤，
为你缝合的是班长，
你暗地里轻声地呻吟了一下，
裹着绷带又奔赴战场。

你和步兵并肩涉跋，
打仗不枉为行家，

① 一种俄罗斯式手风琴。



你随同突击队伍一起
冲进了柏林的国会大厦。

你,巴阳琴,金子般的心灵,
忍着不久前的伤痛,
呼吸着期待已久的胜利,
在广阔的天地里奏出了乐声。

1946年

巴格里茨基

巴格里茨基,Э.Г. (1895—1934)俄罗斯诗人。1915年开始发表作品。早年作品有现代派烙印。他欢呼十月革命,参加过游击队。诗集《捕鸟人》、《小饭馆》、《鸽子》、《前线》、《秋》、《西瓜》等塑造了自由勇士的形象,描绘了充满感情和活力的大自然。长诗《奥帕纳斯之歌》、诗集《西南》表现了作者在经济恢复时期的矛盾和彷徨。诗集《胜利者》塑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英雄,表现同市侩、陈腐习气的斗争。长诗《一个女少先队员之死》描写青少年继承革命传统的斗争。他的诗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对苏联诗歌发展有相当影响。

○捕鸟人

捕鸟的生涯可不简单：
要懂得鸟的习性，
会打各种口哨，
还得记住迁徙的时间。

季杰利却很快活，
他能捕鸟也能唱；
他在篱笆下过夜，

在大路上游荡。

潮湿的接骨木上
夜莺鸣啭如笛声嘹亮，
松树上山雀啁啾，
白桦上燕雀欢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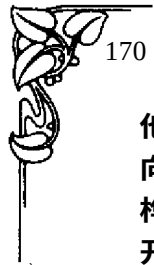
季杰利从宝囊里
取出三只诱鸟笛，
他要向每只鸟儿
献上一片木笛。

他吹响接骨木笛，
笛声缭绕林际，——
接骨木树丛深处
夜莺送来答礼。

他吹响松木笛，
笛声缭绕林际，——
松树上的山雀
摇起铃铛作为回礼。

季杰利从宝囊里
取出最最心爱的
用白桦木制成的
最轻最响的木笛。





他轻轻调好笛音，
向缝隙中送进空气，——
桦木笛便放开嗓门
开始歌唱不息。



路边白桦树上
燕雀马上响应，
它用嘹亮的歌喉
加入树木和鸟儿的合唱。

乡间大道的前方
车马辘辘声已经消失；
在盖满浮萍的池塘
季杰利挂起了丝网。

他的前面——
地绿天蓝：
世界象一只大鸟
啁啾、鸣叫、啼啭。

快活的季杰利
拄着木棍，背着鸟和宝囊，
穿过卡尔茨森林
沿莱茵河畔游荡。

从图林根的橡树林
到萨克森的松树林，

从威斯特伐里亚
到喝醉酒的巴伐里亚^①。

玛尔塔,玛尔塔,何必悲伤?
你不见季杰利走在田野上,
欢快地向鸟儿逗唱,
不时还有笑声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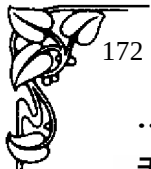
○普希金

……普希金倒在淡蓝色的雪地上。
他知道——生命已经完结……
凶狠无情的铅弹张开翅膀
飞进了诗人的胸膛。
衬衣殷红……车毯掀到一旁。
滑木吱哑作响。
雪橇飞驰而归。
森林和白雪,还有途中的忧伤。
他在打盹,普希金。
他又忆起恋人忘不掉的情景——
冈察罗娃^② 蓬松的鬃发
和安详的蜜一般甜的眼睛。
偶然的风儿吹不散忧伤,
针叶树的荒原寂然无声……

① 图林根、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和巴伐里亚皆为德国地名,巴伐里亚产啤酒。

② 冈察罗娃系普希金的妻子。





……尼古拉^① 雇佣的凶手
无情地瞄准了诗人的前胸！
他就现场，宪兵！
他躲在针叶树后
闪烁着愚钝、阴险的眼睛，
注视着丹特斯^② 射出死亡的枪口。

我掌握了写诗
和射击本领的手
能不让凶手得到报应，
能不为诗人的鲜血复仇？
我在别列科普为普希金而战，
我伴着普希金穿过乌拉尔的大山，
我和普希金一起蹲过战壕，
满身虱子，饿着肚皮，光着脚板。
一颗心不由得砰砰跳动，
心中升腾着自由的火焰。
在子弹的呼啸和机枪的欢唱中
我满怀激情地吟诵普希金的诗篇！

岁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
歌唱的激情在心中涌流……
……春天百花盛开。普希金深仇已报，
他还是那样酷爱着甜蜜的自由。

① 尼古拉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② 丹特斯，法国男爵，普希金决斗对手。

1924 年

汪育伦译)

谢尔文斯基

谢尔文斯基, N·C· (1899—1968) 俄罗斯诗人、作家, 1915 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诗歌创作深受勃洛克·蒲宁的影响。他试图否定传统的诗歌形式, 寻求自己的语言, 是二十年代构成主义派的领袖之一。三十年代致力于诗体历史悲剧的创作。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反映人民与压迫者斗争的悲剧《骑士约安》。

○白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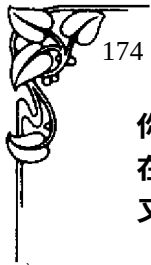
我和你都日见苍老,
我亲爱的伴侣……
你强忍着心中的痛苦,
对着镜子细细端详:

你依然充满青春的魅力,
你富有女性的温柔。
但是命运难逆。五年计划
在你的眼角和唇边留下了痕迹。
不过, 亲爱的, 就连一条条皱纹,
也与你十分相配,
即使是时间的车轮,
也不能把我们的爱情碾碎。

在众多亲切的名字和挚友中间,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书





你犹如一堆比塞塔^① 中间的金币；
在色彩斑斓的狐皮中间，
又象洁白如雪的白狐皮。

如果你想把我诅咒，
我比所有人更感委屈，
如果我多情的眼睛失明，
我将用回忆代替眼睛。

我们经受过多少苦难，
有多少欢乐曾经共享！
命运并未厚待我们，
而我们相互呼唤，奔向灿烂的地方。

为每一个日子的来临而欢呼，
让狡黠的风去诱骗吧，
我要在心灵的洞穴中将你维护，
我最珍贵的，我的白狐。

祖国

为什么我爱祖国？
是因为那里橡树喧哗？
还是因为在她身上，
我看到了自己命运的轨迹？

^① 比塞塔 西班牙币名。

还是仅仅因为
我生于河的这一边——
这就是全部奥秘所在，
尽管众说不一。

也许，仅仅由于这一点，
我才永远忘不了
圣诞节前的飞雪
和一群寒鸦跳跃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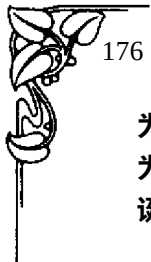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我不是生于河的这边，
而是生于河的那边，
难道我的心
就向着另一个祖国？

不，决不会！即使我生于
棕树茂密的远方，
即使身不由己，但在理想和信念中，
我也会生活在这里！和她不分离！

并非因为在这里的田野上，
麦穗向我低首鞠躬，
也不是因为在朦胧中，
大麻绕着橡树转动。

而是因为，正是在这里，





为了一切部落、种族和人民，
为了一切受苦受难的人，
诞生了伟大的真理。

不论她遭受什么灾难，
我知道，她正是千百年来，
人们泪水模糊
在诗歌传说中寻找的土地。

共和国，你的道路荆棘丛生，
但是我注视着你的眼睛
我在我出生的地方找到你，
这是多么值得庆幸！

1947 年

叶灵春译)

○诗歌

诗歌！绞尽脑汁安排韵脚
绝非为了打诨取乐，
如同人们编造谜语
好将时间消磨。

诗歌！你庄严地证实
自己激昂的言语公正，
绝非为了荣誉
及其难于维护的忠诚。

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
在诗行中安排词句？
绝非为了在最后
让头脑微晕昏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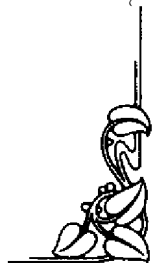
不！我在词句深处了解到的
绝非这种境界：
严峻的自然之力从痛苦中
喷洒出自由的诗歌！

这就是为什么诗歌活在人民中间。
它千秋百世也不会死去，
除非在自然界中突发异变，
人们失掉了生育能力。

有些诗节瑰丽如珍珠一般，
但它们并不能保存长远：
诗歌为人民所需要，
只有当它与人民息息相关！

这样的诗歌如同英勇的斗士
在战斗中被援引传诵，
它曾与群众一起冲击街垒，
号召工人赤卫队攻陷冬宫。

战旗在诗歌头顶重又飘扬——



诗歌在战火中茁壮成长，
它呼唤着思念它的战士，
给他们鼓舞，给他们力量。

诗歌！你是战时输血队！
你把自己变成血浆，
输入同胞们的躯体，
为了他们的生命和健康。

让他们憧憬着胜利
透过劳动的尘土和战争的烟幕。
诗人的

力量

在他们血管中

流动，

与他们的呼吸共起伏。

○“我在病态的欢悦中游荡”

我在病态的欢悦游荡，
你是我的幸福，我的悲伤……
我不需要从你那里得到什么——
无论是呼吸，抑或絮语绵长。

不需要你那孩子般的手掌，
从中我本应汲取到温暖和力量，
不需要你那粗鲁的半鞠躬礼，

似乎专门对我摆出如此模样。

你不是鸽子——你是鹰，
弩击箭射实属妄想。
做为一个女人你直到今日，
只因你能高高翱翔。

我那被人群挤压、箝紧的
遥远的痛苦如此难当，
恰似

玻璃怀中

鲜红的玫瑰，
将在你的面前闪闪发光。

汪忠亮译)

○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
我对幸福要求不多：
我愿你能梦见我，
握紧的手臂勿回缩；
我愿两堆积雨云朵
咆哮着相撞坠落；
我愿在草丛中蜿蜒着
一泓清水泛着银色。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



我对幸福要求颇多：
我愿在我们的国家里
忠诚到处都能通过；
我愿人的心灵更宝贵，
胜过那档案表格；
我愿人民热爱诗人，
不为批评的棍子所震慑。

汪忠亮译)

吉洪诺夫

吉洪诺夫，H·C·（1896—1979）俄罗斯诗人。早在二十年代初期，诗人即发表了充满国际主义、歌颂列宁的长诗《萨米》（1920）及以发展中的苏维埃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诗集《垦国》和《家酿啤酒》，从而得以跻身于年轻的苏维埃文学。吉洪诺夫著有许多诗集与长诗，如：《路》、《朋友的影子》、《斯摩尔宫之夜》、《烽火之年》等。

诗人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面对面》、组诗《格鲁吉亚的春天》以及诗集《两股洪流》、《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均获苏联国家奖。

吉洪诺夫的诗歌中充满国际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义不容辞的公民感与浓厚的抒情心境相结合，情节的浪漫、生动，灼热的激情、夸张与质朴、精炼并存。他的诗——不论是情节突出的叙事诗，还是风景抒情诗，或是旅途素描的诗，都笔触细腻，形象生动。

○齐南达利

我从阿拉赞河畔走过，
领略过那条河的奇特。
这条河像传说一般的古老，
同时又年轻得像一只歌。

齐南达利的国营农场，
已蒙上一片秋色。
我头上飞过的鸟儿，
只只羽翼灰褐。



我面前展现出一片漩涡，
这是葡萄种植园的河，
酿酒技师们教给人们
怎样才能过得快活。

这些河水流得激越、蓬勃，
冲掉了一切痛苦与寂寞，
它流遍熟悉的酒馆，
泛着红、蓝、黄、黑等各种颜色。

透过条条道路的风波，
透过黑夜的沉默，
在杯杯盏盏的底部，
仿佛有一个女人在望着我。

我走过的密林座座辽阔，
我望着的悬崖温柔而婀娜，
然而我却用深思的大颗盐粒
扼杀了我的欢乐。

因为要想寻欢作乐，



一片落叶也使得，
而我，我却不能
在这地方落脚生活。

因为我不像此处的森林那么伟绰，
也不像此地的悬崖那么巍峨，
我只像一条轻轻的影子，
是这里的过路之客。

我从阿拉赞河畔走过，
见过那条河有多么神魔。
我像传说那样白发苍苍，
同时也年轻得像一只歌。

1935 年

○“我爱那个……”

我爱那个不修发型、不施脂粉的你，
在黑夜即将结束的时刻里，
你粗硬的头发闪着黑色的光，
你苍白的脸庞流露出一派正气。

但是你抽回了你的手，挣脱了你的唇，
你即将离去，你永远是仆仆风尘。
可是爱情不能像夜半的相逢那样，
人走之后就踪迹消泯。

这恰似一场好梦，不料被人惊破，
你如同这梦儿一般地离开了我，
走向异邦远方灯光扑朔的街路深处，
从这一国到另一国，不断地漂泊。

在那火红色的朦胧中我与你息息相牵，
这比任何苦痛都难以熬煎，
不论是在巴黎灼人的街心花园里，
还是在列宁格勒碧蓝色的夜晚。

不论在外高加索陡峭的高原，
还是在莫斯科冷漠的冬天，
我都体味着我们的痛苦
给我带来的这股甘甜。

我在哪里才能与你相逢？
我怎么才能再见到你的倩影？
你什么时候、从哪里才能不顾一切地，
屏住呼吸，绽开一丝笑容？

白日里一片严肃与繁忙，
听到的消息里夹着不祥，
我不悲叹，也不妒嫉，
因为在爱情的饥馑中，你是我的食粮。



1919—1941

我记得那个秋天和那时的寒冷，
淹没在昏暗中的街垒像座座丘陵，
列宁格勒黑夜一般的森严，
大火把水洼映照得通红通红！

男人们黑夜里离开了家，
“前进！”——伴随他们的是这简短的命令，
光荣的彼得堡工人在前进，
没有悲伤，没有话语，也没有歌声。

女人们拿起铁锹和生锈的尖镐，
成群结队地挖掘出战的壕坑，
她们咚咚地敲着冻硬的大地，
悄悄地诉说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她们的手掌上磨出了血茧，
血茧留下的疤痕一层又一层，
然而她们从来不会哭泣，
和那些男人们一样傲骨铮铮！

她们的话说得无比坚定：
“战斗的列宁格勒，亲爱的城，
我们宁死也不后退一步，

如今你对我们比什么都贵重！

我们为每一石一木而战，
坚决保住城市，不让敌人占领……”
这些人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好遗产，
我们为她们而感到满怀豪情。

二

敌人又来城下进攻，
城外又重新响起了枪声，
在你八月的夜空里，
再一次闪出了刀光剑影。

与二十二年前一样，
列宁格勒人又去出征，
为了自己战斗的列宁格勒，
他们去进行殊死的斗争。

他们的妻子、女友与姐妹，
顶着午日，伴着夜星，
手持尖镐与利锹，
叩着大地把战壕挖通。

亲爱的乡亲和友朋，
我们战斗的正义劳动
和那些埋葬敌人的壕坑，
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我们宁肯牺牲性命，
也不许敌人闯进我们的家园，
闯进我们的城！’

让这誓言从涅瓦河的河源到河口，
像雷鸣一般地响彻苍穹。

1941 年

○采茶姑娘的手

我见过这双手，但不是在战场，
它们是农庄里平凡劳动的榜样。
这个集体农庄人称为‘百万富翁’，
它可从来没有吃过败仗。

这双手像同绿叶做游戏，
沿着枝条滑荡，
轻轻巧巧，举世无双。
我只看到这双手皮肤黝黑，
却无法把它们的速度记到纸上。

或许只有女钢琴家的一双手，
像飞得低低的紫燕那样，
能如此娴熟地掠过键盘，
奏出的旋律里透出忧伤。

嫩叶，带着细细的叶脉如蛛网，

像被几十把利刃猛地割下，
不断地、不断地被投进了茶筐，
恰似一场均匀的绿雨落得纷纷扬扬。

在晒得发了白的大地上，
在沉睡于旷野的绿色树丛旁，
这双手有如深色茶海上的一对燕子，
在炎热的绿色雾霭中不停地飞翔。

这一双手不在远方费尔干纳的茶馆里，
它们也没见过莫斯科的富丽堂皇，
不，我看到它们是在火热的劳动中，
被象征我们荣誉的太阳锻炼得
十分坚硬。

1948 年

○克里姆林宫

披着四月和黎明，
离开沃尔杭卡街来到红场当中——
克里姆林宫突然伴着钟声出现，
它玲珑剔透，颜色粉红。

它的形状多头多顶，像梦一样透明，
宛如太阳的放射光辉的弟兄；
它的墙壁与钟楼发出声响，
像在赞颂炎热的太阳的光荣。



黎明的巧手把它装点得彩色如虹，
它仿佛踏上了不断高起的浪峰，
展臂舒胸，高耸在
前所未有的国家的曙光中。



1969年

安郁琛译)

乌沙科夫

乌沙科夫，H·H· (899—1973)俄罗斯诗人，1923年开始发表诗作，属于构成主义派。192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共和国的春天》。早期作品曾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赏识。

乌沙科夫的作品以抒情诗为主，其创作特色是时代感强，多感奋之作，细节准确，语言简练。乌沙科夫曾当记者多年，他的诗记载了他旅游全国各地的感受，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业绩以及祖国的山河景色。

○幸福

幸福——就是这平原：
月光下建筑工人正忙，
柠檬色的叶子
在草原中摇曳如波浪。

幸福——是这一切，
你知道的一切，你创造的一切，
幸福——就是你的写字台，
幸福——就是你工厂的车床。



幸福——是那穿越山峦的路，
是路上每一个转弯处。
世上幸福那么多，
操多少心
就有多少幸福。

幸福——是与可爱姑娘的邂逅。
她是那么漂亮，那么活泼，
是你忠实的伴侣，
耐心地把你等候。

但愿你们永远和睦，
没有责难，没有怨怒。
幸福得来并不难，
难的是
如何把它守住。

○人不能不腾飞

要爱，
 要满怀希望，
 要充满信心——
要相信
 基础的基础。
衡量世界





不能拿那些美妙诗句做尺度。
那大概是个倒霉鬼写的，
那个可怜虫实在糊涂。
看吧——成熟的思想
在驱逐冻土地带的荒凉。
红日高悬在鞑靼海峡上。
尽管稠密的雪松下伸手不见五指，
幸福的高空作业工人
在泰加森林夜里也能看到太阳。
多妙呀，在火和光的海洋里
看到时间和空间。
不要让琐事肆虐，
被它们弄得心烦意懒。
让胆怯的鹿
卧在狭小的山缝里，
跟冷杉和积雪为邻，——
人可不能不腾飞：
因为他叫做人。
不要怪罪命运艰苦，
要不要对劳动的职位牢骚满腹，——
我们无与伦比的火箭
邀请我们跟随它去太空翱翔。
我们在你大有作为的地方
插上了路标。
爱护你劳动的甲冑吧，青年人，
穿着它们
无上荣光！



1959 年

○四轮马车

茨冈合唱曲)

—

你没有去追赶他，
没有请求他 别忘了我。
你没有把头
贴在他的胸前。
但在那秋天，
当那夜色降临——
你吻他

一次又一次
你拥抱他
一遍又一遍。

二

战争……初秋的一天……
天空一片蔚蓝。
真糟糕——
德寇摩托车出现在眼前。
在这金色的秋日，
在蔚蓝的晴空下，
八辆四轮马车
一共八辆，
八辆，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书



落入德寇的魔掌，

三

德国巡逻兵

认出了那个茨冈。

深夜，

清晨，

把他打得

遍体鳞伤。

借着车灯

耀眼的光亮，

把他打了

十次，

八次

把他打得奄奄一息。

四

那个茨冈女人去寻找了——

难道能够找到？

那个茨冈女人怎么沉默不语——

我可讲不好。

就在这个秋夜

八点钟，

德寇的弹药库被炸掉，

正八点钟，

八点正，

不差

分秒。

○诗 歌

燕子
用她黑色的剪刀
修着青草，
并问我：
“尊姓大名？”
“我的名字
恕我
不能奉告。”

我追她，跑遍天涯海角
没有追着，
这又有何妨：
燕子飞去找莎士比亚，——
我等着，等她
再飞回
我的身旁。

1968 年

○无题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普希金
要帮助听众，
说给他们平凡的词句。



——儒尔·雷纳

同志们，
请允许我
在一切
著名的辞藻中，
寻找那
超凡脱俗的词句，
来歌唱
月光下的琴声。

呵，这些琴呵，
这些蓝天下人世间
充满着冲突的国家！
呵，这些
同无形与寂静
朦朦胧胧的谈话！

呵，这些幽灵
与阴魂，
回忆
和梦幻——
宛如透过难以企及的深度
拍摄的一幅幅植物照片！

在层层薄纱的后面
琴弦似响非响，
仿佛

许诺了一切
又什么也没有许诺一样。
常常这样——
它们流入诗歌，
构成形式完美的诗行，
可是空洞的诗句
给人以安慰，也引人惆怅。

有时候
这种空虚
也给我
以快慰、欢畅……
要知道
美——无力自卫，
华丽
却善于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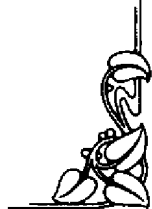
苏尔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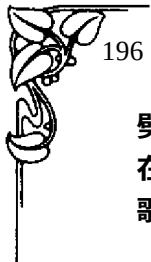
苏尔科夫，A. A. (1899—1983)俄罗斯诗人。1918年开始写诗，1930年以后陆续发表了大量诗作，有不少诗谱写成歌曲。

苏尔科夫的诗篇政治性很强，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情感。他写的《小火炉里的火在闪动》等诗获1946年苏联国家奖；他的诗集《给世界以和平》荣获1951年苏联国家奖。

○“小火炉里的火苗闪动”

小火炉里的火苗闪动，





劈柴的松香像泪水在流淌；
在土屋里手风琴为我歌唱，
歌唱你的微笑和你的眼睛。

在莫斯科城下白雪覆盖的田野里，
灌木丛向我低声诉说着你，
我希望你能够听到，
我的声音何等忧伤。

现在你是那样遥远遥远，
横在我们中间的是一片雪原，
到你那里去难上加难，
到死神那里——丙步便可走完。

手风琴奏起来吧，莫惧暴风雪肆虐，
将那迷了路的幸福呼唤。
我那永不熄灭的爱情，
使我在这寒冷的土屋里感到春天般温暖。

1941 年

○在田埂上

夜里麦田烧成灰烬，
一个被枪杀的人躺在田埂。
那烧焦的蓝色矢车菊
横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云雀在波状云层上翻飞，

发出阵阵凄切的哀鸣。

这人勤奋地劳作终生，
割草、耕耘、播种。
他来到这密密实实的麦田，
倾听着风吹麦穗儿摆动。
他不能把这黑麦捧给敌人，
亲手放上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

德寇在田埂旁把他追上，
只听一声枪响——
他被铅弹击中，呻吟几声，
仰面跌倒在草地上。
这个被枪杀的农民
在他热爱的土地上，
在他消磨了自己一生的土地上，
睡着了。

这是个
勤劳的俄罗斯人。

同志

同志！

这是个亲切的字眼，
当我们坚定不移而严肃地决定
重写大地的历史，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1942 年



我们在街垒的枪炮声中把它发现。

为那同我们形影不离的、
在烈火中经受冶炼的字眼，
敌人用通条把我们打成重残，
还在我们的背上把五角星刻嵌。

我们刚脱离凛冽的酷寒，
又要涉过血的河流险滩。
当我们听到“同志们前进！”
的呐喊，
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勇敢。

我们知道青春一去不复还，
但它留在心上的形象永不衰败。
我们要把这无限亲切的字眼，
当成去共产主义的通行证，
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1956 年

○ “没有红烛，没有花冠，没有头纱”

没有红烛，没有花冠，没有头纱，
没有唱诗班歌手，没有“以赛亚，欢腾吧”；
然而，没有花冠的感情
却是至神至圣、纯洁无瑕。

即便往昔一切已无影无踪，
任凭怎样呼唤也不再应声，
一根红绳牢牢连结了你我生命，
这红绳的名字就叫爱情。

我们手拉手，肩并肩，
去走过生活之路的坎坷不平。
人生大路上的共同目标，
巩固了我们牢不可破的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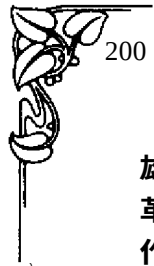
纵然时光在残酷的岁月中更迭，
火与痛苦考验了我们，
在日常生活的灰色灰烬之下，
遥远青春的永恒之光并没有熄灭。

我们手拉手，肩并肩，
就这样把那生活的环路走完。
当满头白发的时候也会感到，
永不凋谢的春天的温暖。

○ “我们曾有过另一种青春”

我们曾有过另一种青春，
哥萨克马刀的啸声在耳边回荡。
歌颂姑娘美丽的眼睛，
我们当真认为是不良倾向。





雄壮的管乐奏鸣充满诗行，
革命的风雷在五洲激荡。
作为一名赤卫军战士，我怎能
把你窈窕的身姿和轻柔的鬃发歌唱。

然而，那遥远岁月的严峻时刻，
并未能把红晕从脸上抹光。
政治学校放学以后，
苦行僧和姑娘幽会到天亮。

暂时忘却了震耳欲聋的大炮，
和那些抨击旧事物的口号；
他的吻如清脆的银铃
掩盖了自己的拙嘴笨脑。

生活喧腾得如大海波涛，
它经过战争洗礼，吹过集合军号。
可那倾诉未尽的感情的篝火
仍在心中无休止地燃烧。

正像不可阻挡的阳光
驱走清晨的昏暗，
青春浪花也会溅过岁月的堤坝，
喊出心中的语言：“唱吧！”



伊萨科夫斯基

伊萨科夫斯基, M. B. (1900—1973) 俄罗斯诗人。1914 年开始发表诗作, 1921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诗歌洋溢着对俄罗斯土地和对人民真挚而深厚的爱。他对祖国语言造诣很深, 他用极朴实的语言来描绘和抒发蕴藏在人们内心深处那种既熟悉而又亲切的情感。这是他创作的最重要特征。他在研究难度较大的歌曲体裁方面比起其他诗人获得更大的成就。

伊萨科夫斯基的歌词《边防战士退役来》、《送别》、《有谁知道他》、《秋莎》等于 1943 年获斯大林奖金。他的《特和歌》于 1949 年获斯大林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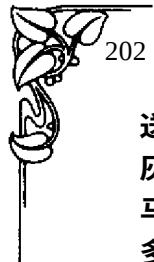
○送别

给我手风琴——
金色的琴键！
小伙子游乐后
伴姑娘回家园。

他们走着, 手拉手,
多么亲, 多么欢！
只是小路太短,
到了分手的时间。

前面是农家房——
暗暗小窗已看见……
啊, 小路, 等一等,
请你变得长一点！





送得慢一点，
灰眼睛的青年；
马上要分手，
多叫人留恋……

请给我手风琴，
奏出心中的哀怨。
小伙子游乐后
伴姑娘回家园。

他们走着，手拉手，
本应走近房前，
但却拐到河畔，
来到陡峭的岸边。

求爱的小伙真逗人：
熟悉的小道忘一边，
本应该左转弯，
却来个向右转。

小河流向远方——
你听，你看……
尼古拉，你怎么
和卡秋莎走个没完？

卡秋莎不喜欢
回家比别人晚。



但双脚故意为难，
不愿往家返。

年轻人的双脚
不想进家院……
啊，我的手风琴——
金色的琴键？

○卡秋莎

苹果花和梨花竞相开放，
薄雾在河面上游荡。
卡秋莎独自在徘徊，
走到又高又陡的岸上。

她一边走，一边歌唱，
歌唱草原雄鹰飞翔，
歌唱她心爱的人儿，
她把他的书信珍藏。

啊，你，少女之歌，飞吧！
快去追赶光明的太阳，
快把卡秋莎的问候，
给战士带到遥远的边疆。

让他想起那淳朴的姑娘，

1936 年

外国文学基本解讀



让他来听听她的歌唱，
让他去保卫祖国的边疆，
卡秋莎把爱情藏在心上。

苹果花和梨花竞相开放，
薄雾在河面上游荡。
卡秋莎独自在徘徊，
走到又高又陡的岸上。

1938 年

余养才译)

○ “黎明前又是万籁俱寂”

黎明前又是万籁俱寂——
门不响，灯不亮。
只听见街上什么地方
手风琴手独自彷徨。

他时而走向田野，
时而又回到又门旁；
仿佛在黑暗中寻找什么，
但得到的却是失望。

田野吹来凉爽的清风，
苹果花瓣纷纷飘落地上……
拉手风琴的小伙子，
请告诉我，你对谁倾诉衷肠？

也许,她就在不远的地方,
可不知,你是否在等这位姑娘……
你为何整夜独自彷徨?
为何不让姑娘们入梦乡?

○致俄罗斯妇女

难道谁能讲清——
你度过的岁月多么艰难?
你,妇女的双肩,
挑过什么重担?!

你的丈夫,或儿子,或兄弟,
清晨同你告别离开家园,
从此留下你一人,
与孤苦的命运相伴。

伴着没有收割的庄稼,
伴着辛酸的眼泪,
你经受了战争的苦难。
无休无尽的
操心、劳苦与悲伤
由你一人来承担。

不管愿意不愿意——



到处只得你一人流汗，
不管家里或地里，
只你一个哭唱悲欢。

乌云越来越低，
风雷越来越响。
噩耗接连不断。
在祖国面前，
在战争期间，
你表现得多么坚强勇敢！

你心中埋着不幸，
劳动道路多么艰难！
你用亲手种的粮食
支援了漫长的前线。

寒冬风雪在呼啸，
在那遥远的边境线
你精心缝制的大衣
给战士带来了温暖。

冒着炮火和硝烟，
苏联士兵英勇作战，
把敌人堡垒夷光，
用你亲手制造的炸弹。

你勇敢地挑起重担，

如俗语说的一般：
又会用针，又会用锯，
又会织布，又会纺线。

你砍树、运输、挖土——
种种苦工岂能数得完？
但封封家信都说，
你生活得很平安。

在那前沿阵地上，
战士们读你的信件，
他们完全知道，
你写的不是真言！

战士们不论冲锋陷阵，
还是待命出战，
都低声呼唤你的名字，
像默念祷词和誓言。

1945 年

○候鸟飞去了

秋高气爽的碧空
候鸟在鼓翼飞翔。
它们飞往炎热的南国，
而我只要留在你身旁。
我不愿离开你呀，





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不稀罕非洲的土地，
也不需要土耳其的海疆。

在严峻漫长的征途上
我持枪走过多少异邦，——
离开亲爱的祖国啊，
最令我伤心断肠。
在远离故土的地方
我曾和朋友们沉思默想：
完成祖国的意志
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

不怕冰天雪地，
不怕沼泽泥塘，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会毫不犹豫再整行装。
我的意愿和希望
同你的命运息息相关——
你的命运令人称美，
是那样严峻而明朗。

候鸟在蓝天飞翔，
去寻找逝去的时光。
它们飞往火热的南国，
而我只要留在你身旁。
我不愿展翅飞去，

祖国啊,我的亲娘!
我不稀罕异国的土地,
也不需要他乡的太阳!

斯韦特洛夫

斯韦特洛夫, M. A. (1903—1964) 俄罗斯诗人, 1917 年开始写作, 二十年代以写国内战争战士成名, 是当时‘共青团诗人’的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格列纳达》、《数工农速成班女生》、《侦察》等。三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写剧本, 其特色是以抒情歌曲作为剧本的结构要素。诗集《近年诗选》(1957—1964) 于死后获列宁奖金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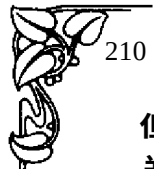
创作特点是浪漫主义激情与现实主义细节结合, 晚年的诗中浪漫主义的高昂气氛减弱, 转向自然的交谈语气。

○格列纳达

无论是缓辔行军,
无论是上阵冲杀,
我们骑兵爱唱
战歌“小花马”。
啊, 绿宝石般的草原,
草原上的野花,
至今还记得
战歌“小花马”。

我的好友和我,
在一个队伍里,





但是他爱唱另一首歌，
关于远方的土地。
他面对着祖国的山河，
却唱着西班牙：
‘格列纳达，格列纳达
我的格列纳达！’？

他把这首歌
背得熟透……
小伙子从哪儿得来
西班牙的忧愁？
回答我，哈尔科夫：
回答我，亚历山大罗夫斯克，
你们早就开始了
用西班牙语唱歌？

告诉我，乌克兰，
在这块黑麦田里，
不正是埋着
舍甫琴柯的帽子？
你的歌，好朋友，
究竟从何而来，
‘格列纳达，格列纳达，
我的格列纳达！’？

他，乌克兰的幻想家，
慢吞吞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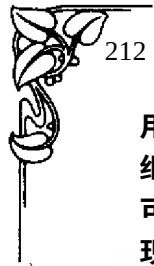
‘兄弟！我是在书本上
找到格列纳达。
美丽的名称，
崇高的荣光——
格列纳达乡
在西班牙！

‘我离乡背井，
出来当兵，
为的是要把格列纳达的土地
分给农民，
再见吧，亲人！
再见吧，老家！
‘格列纳达，格列纳达，
我的格列纳达！’

我们驰骋转战，
想尽快理解
炮火的语言——
战斗的语法。
太阳一次次
上山又下山，
无尽的草原
把马儿也累垮。

但是骑兵大队
在时代的提琴上





用痛苦作琴弓
继续演奏着“小花马”……
可是你的歌，好朋友，
现在何处，
“格列纳达，格列纳达，
我的格列纳达！”

打穿了身体，
滑到了地下，
我的同志第一次
离开了战马。
我看到 在尸体上空，
月儿低挂，
苍白的嘴唇
蠕动着：“格列纳……”

是的。我的朋友离去了，
去到遥远的地方，
把自己的歌
也带到了天上。
故乡的原野
从些再也听不见，
“格列纳达，格列纳达，
我的格列纳达！”

队伍没有发现
失去了一个战士，



把战歌“小花马”
一直唱到终止。
只是过了一会
才从天上飞来几滴雨水，
在草原夕阳的映照中
像是泪珠在静静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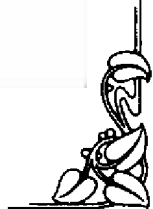
生活已经想出了
许多新歌……
伙伴们，用不着担心
歌儿会缺乏。
用不着，用不着，
用不着，朋友们……
格列纳达，格列纳达，
我的格列纳达！

1926 年

祝辞

一生中我有自己的姓氏，
也培育了自己的智慧记忆……
请相信，同志，我该多么不愿
与这尘世就此脱离。

并非我不愿将老朽的躯体
交付给大地，——
我只渴望将无生命的物体



变得富有生机！

船儿顺流而下，
渔夫们乘船归去……
你写出一首欢乐的歌——
让江河荡起涟漪！

忧郁的森林？我们将使
老一代相信这一奇迹：
繁茂的护田林
欢乐地交流情谊。

能不为战士写歌谣吗？
歌谣通俗易懂。
用不着抹黑或粉饰——
它固有着清新俏丽。

不将手稿存放柜底，
不愿它成为历史遗迹——
奔腾吧，我这生机勃勃的水滴，
溶入那共产主义的波涛里！

我的朋友们，让我们举杯
为青年人的需要贡献精力。
没有诗歌，青年人一事无成，
他们把诗人视为知己！



○自白

我并未把青春抛弃，
我重新喜欢我所做的一切，
宛如星期四的一场细雨之后
冰冻的花园开放出鲜艳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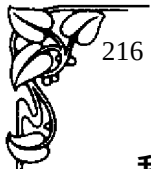
我活在世上，我的爱就不会死亡！
我深深爱恋着的人儿，为了你
我翻遍了所有的字典
选择出最美好的词句……

贴切的比喻不易寻找，
你的双眸正合诗歌需要。
两只蔚蓝色的小水桶
你用鼻梁把它们架挑。

我恐怕一生一世也难能重复
你的话语，它们是那般亲昵、热烈，——
你的声音、语句能冲破暴风雪
将仙鹤唤回，飞来俄罗斯田野。

我可以变得比所有人都富有，
请相信，我从不为贫穷发愁，
为了给你摘星购月，
我一个戈比也不存留……





我度过的岁月颇多坎坷，
但如今我高傲而又洒脱，
把幻想带给你，如同一束枯枝——
快燃起篝火，驱走寒冷，暖和暖和……



普罗科菲耶夫

普罗科菲耶夫，Я. А. (1900—1971) 俄罗斯诗人。1927 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第一部诗集《晌午》(1930)。《红霞街》、《胜利》、《在路上》、《河对岸》、《海上苹果树》；长诗《俄罗斯》(1944)描写列宁格勒保卫战，1946 年获斯大林奖金；诗集《邀请旅行》(1960)歌颂俄罗斯人民和大自然，充满爱国主义热忱，荣获 1961 年列宁奖金。

普罗科菲耶夫的抒情诗深受俄国诗人科里佐夫影响，诗句简洁、朴实、清新，具有鲜明特色。

○“河畔密林”

河畔密林，
布谷声声，
女友们，春天，
使我失去平静。

信不信随他们——
我知道遗失的地方，
在那片绿茵之中，
然而要找回来，却不可能。



在那里,曾与恋人一起站立,
我曾偎依着他的肩头……,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遗失,
可是我不想找回来,我已心灰意冷。

1953 年

姚中岫译)

○ “那明朗而又忧伤的俄罗斯白桦”

那明朗而又忧伤的俄罗斯白桦
让我如此迷恋。
几个衣袋里装满一方方手帕,
她仿佛总穿着雪白的无袖女衫。
白衣上缀着一只只玲珑剔透的纽扣,
还有那绿色的一枚枚耳环。
那小河彼岸的白桦,
亭亭玉立,叫我迷恋。
她时而明亮又欢快,
她时而哀伤又忧烦。
我热爱俄罗斯白桦,
她总是和女友们一起
在春光中翩翩起舞,
依偎亲吻同常人一般;
她在没有围栏的地方生长,
她把歌声到处传遍。
狂风下她会向山谷弯腰,
可是,她绝不会折断!



狂嘉波译)

○爱之歌

—

我的春天！你整个展现在我眼前，
你的面容永远在我心中！
不论我走在哪里，
不想着你，片刻不成！

二

我的明亮的星辰！我走向你，总是那样欢愉：
你把我的忧伤完全驱散，
多好啊，有白日的星光，
你是其中的一颗，最最璀璨！

三

我的爱呵！我今天要倾诉衷肠：

我心中早就燃烧着爱的火焰。
我的爱呵！我心灵的光，
我身心都为你所俘虏，永远永远。

你可看到，我心中
出现了怎样的奇迹？
我要到处去说，到处去讲，
你会听到我的心儿在歌唱。

四

那是我的心在跳动，
那是我的热血在沸腾，
我的整个身躯、整个心灵
在倾诉我那永不熄灭的爱情——

是那样广阔，那样威严有力，
天上地下最明亮的爱情；
啊，你是伟大的，美丽的，
我的爱呵，我的光明！



1959年

张会森译)

